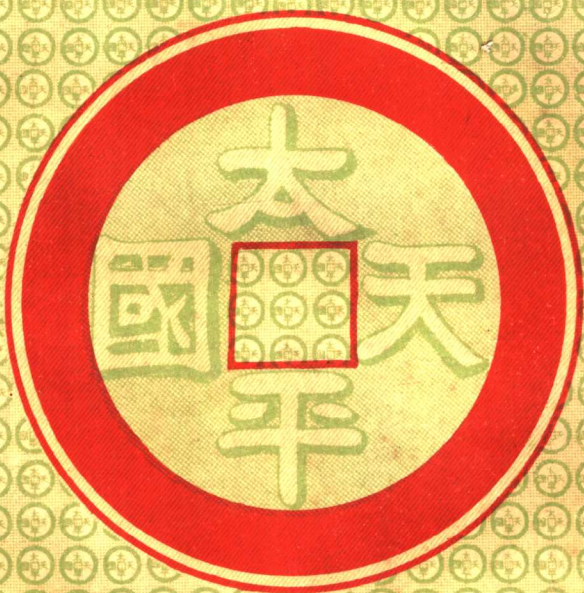


洪楊演義



上海

中華書局印行

# 洪楊演義目次

- 第一回 金田村秀全起事 桂平縣賈公速禍
- 第二回 假慈悲中丞縱賊 劫牢獄邑令盡忠
- 第三回 太平軍傳檄震湖南 向忠武奉旨禦大敵
- 第四回 決河水武昌城陷落 落寶婺江夫人歸天
- 第五回 葉芸來計陷安慶府 陸建瀛失機金陵城
- 第六回 洪秀全南京建天國 向欽差困敵結大營
- 第七回 張國樑巧刺鐵公雞 楊秀清兵困吉巡撫
- 第八回 興王業錢東平獻策 愛子民溫大令顯魂
- 第九回 戰漢陽敗走楊秀清 襲岳州智勝胡林翼

- 第十回 楊秀清擅遣林鳳祥 韋昌輝義誅九千歲
- 第十一回 天國政府內訌解體 歐美列強中立通商
- 第十二回 林威王十日平九郡 太平國一朝喪三將
- 第十三回 張總統計復浦口縣 向大臣兵退丹陽城
- 第十四回 守長江糧台設水路 破廬州英上用火攻
- 第十五回 靖港湘潭小負大勝 武昌漢陽既得旋亡
- 第十六回 塔齊布暑天殞命 羅澤南霧裏受傷
- 第十七回 石達開兵下江西省 周鳳山力扼樟樹鎮
- 第十八回 攻撫州李元度失計 戰景德畢金科陣亡
- 第十九回 丁父憂三詔奪情 復吉安九帥發軔
- 第二十回 胡林翼再收武漢 張玉良力復杭州

- 第二十一回 和大臣驕縱失丹常 李忠王偏師下蘇浙
- 第二十二回 墮九江林啓榮盡節 進三河李續賓輕生
- 第二十三回 曾國藩祁門受圍 左宗棠樂平連捷
- 第二十四回 來外侮英法構兵 幸熱河清君走出
- 第二十五回 迷路途石達開被獲 規安慶程學啓投降
- 第二十六回 多隆阿大勝桐城縣 苗沛霖計誘陳玉成
- 第二十七回 扼要害夜守湖口縣 拔難民偷下南陵城
- 第二十八回 重事權節制四省 奪險要克復諸城
- 第二十九回 破敵壘結寨雨花崗 驅降衆克復寧國府
- 第三十回 滬領事報太平確情 何大將破英法中立
- 第三十一回 圍松江太平窺上海 借洋兵李撫破忠王

第三十二回

趙景賢竭力守孤城

熊得勝計窮降敵國

第三十三回

李世賢敗走衢州

蔣益澧進師東浙

第三十四回

忠侍合兵圍大寨

葆荃力戰守營濠

第三十五回

曾國葆身故雨花臺

李鴻章兵勝四江口

第三十六回

常昭解圍崑新奪獲

齊文反覆華爾忠貞

第三十七回

戰無錫清軍大勝

失江陰小賊獻城

第三十八回

克蘇垣降人齊投首

復無錫敗寇盡成擒

第三十九回

程學啓嘉興殞命

陳坤書常郡被擒

第四十回

左宗棠夜復杭州城

曾國荃解圍石澗埠

第四十一回

服鳩毒洪秀全殉位

拔天京曾國荃成功

第四十二回

幼主就擒太平消滅

功臣受賞清室中興

# 洪楊演義卷五

## 第二十九回

破敵壘結寨雨花崗

驅降衆克復甯國府

却說國荃督率將士乘夜攻上西梁山。半山隘壘已破，守將郭品隆尙醉臥後營，呼之不應。從人聞喊聲漸近，要緊自己性命，不顧而逃。李臣典首先搶入帳中，品隆才從夢中驚醒，倦眼模糊，急忙起問何事。那事字尙未出口，頸上已着鋼刀，登時頭顱落地，血似噴筒。臣典拾起首級，命將營房放火延燒。所有山上兵衆，半殺半逃。一個極險要的所在，只消半夜一鼓成功。計泱甸之內，國荃、國葆兩枝大軍，連克沿江名城十餘處。聲威大振，彭玉麟亦率水師進攻金柱關。國荃率師南渡，與國葆陸軍、玉麟水師會於太平府城北。水師力攻金柱關，國荃等率軍疾抵太平。時府城之外尙有太平軍壘二十餘

座。壘上都用開花大炮。密如列麻。國荃傳令軍士。以百人爲一隊。半執毛瑟。快鎗。半執堅籐干櫓。皆伏地。猱行。近壘則起立。施鎗。那壘上的開花大炮。只能打得遠處。此刻官軍已逼近濠邊。砲子不能打着。只得將亂石洋鎗紛紛俯擊。那五十名執籐盾官兵。在前保護。後面這五十名軍士。從籐牌隙處施鎗。李臣典。蕭孚泗各率本部精兵。支搭浮橋。佈設梯架。踰濠奮勇而登。自早晨攻至下午。北門諸壘皆克。而金柱關之敵。又爲水師牽制。不克來援。陸軍乘間直抵府城北門。城中閉關不及。易良虎率衆當先。擁過吊橋。格殺甕城守兵三百餘名。守將楊祿飛速下城。拚命督兵巷戰。俄見國葆之兵繞城而南。勢將合圍。楊祿不敢戀戰。急向南門逃出。清軍遂克復府城。國荃吩咐軍士不准停留。一路追擊殘賊。繞出三汊河。玉麟在樓船望見。卽將水師分爲三隊。以二隊守險。以一隊攻關。軍士取江邊蘆葦。澆滿菜油。札成巨束堆積。

關下縱火焚燒。是日適西風大起。煙焰漲天。都向關門撲入。戰船上排齊。大砲乘勢猛攻。立將金柱關克復。並將三汶上駟渡數十壘。一律毀平。玉麟另派部將黃翼升。以戰船百號。水勇二千。分攻東梁山。這東梁山的形勢。本不及西梁山險峻。其上守將名喚郭平。就是郭品隆的姪兒。平時一應號令。全倚品隆作主。此時品隆已死。西梁山亦失。人地皆無可倚仗。郭平年紀尙輕。胆量極小。聞得隔江敗信。早已嚇得坐立不寧。翼升兵至江邊。環山仰擊。洋鎗巨砲。紛紛飛上半山。郭平魂魄俱消。自己將營盤燒去。率衆逃入蕪湖。翼升以水師登岸。追至烈山。適曾國葆亦率馬步四營。從太平進次蕪湖。大軍水陸會攻。將東西北三面卡汎。盡行毀去。易開俊戴板執刀。高握中軍大旆。不避矢石。一躍登城。楊祿亦逃在此城。見開俊來。勢勇猛。不敢近身。抵敵。乃拾了一方大石。覷準面門。磔去。開俊忙亂之時。並不知有人暗算。瞥見刺斜。



裏黑光飛至。亟把大旗捲舞。擋去石頭。楊祿見擊之不中。取過梨花鎗。從開俊背後刺來。恰值毛有銘從雲梯奔上。大喊一聲。舉刀就劈楊祿。要想回鎗招架。勢已不及。忙把身子一偏。豈知雙足絆着死尸。一個筋斗滾落城根。城下亂石磷磷。登時跌成齏粉。官軍三路齊登。太平軍又大潰。棄城向南門而逃。郭平失去鞍轡。不能騎馬。落在後面。爲劉連捷所斬。看官若論騎射嫻熟之人。雖光背之馬。亦能行走如飛。但郭平乃紈袴子弟。不過仗着叔父郭品隆。得爲守山主將。教他走狗放鷹。倒是平時慣技。要他騎馬臨陣。自然性命莫保。故郭平一人。雖不足惜。而天國之大局。則從而大可哀矣。閑論休題。當下清軍克復蕪湖。遂進克烈山石壘。二座會師於秣陵關。這秣陵關乃金陵之雄鎮。周圍有二十餘里。中有萬家之市。商賣雲駢。閭閻櫛比。天國於環鎮設壘五座。設卡十二。西南臨江之處。建築砲臺二座。高可四五丈。排列落地。

開花十餘尊。左爲大勝。開旌旗。遙對刁斗。相聞兩處。又皆設重兵。互爲犄角。國荃率國葆等馬步十七營。以陳湜易良虎爲前鋒。疾抵關前。頭隊軍士都。用火弓火箭。攢射入卡內。一時板屋盡燔。濃煙直冒。卡中亟以噴筒汲水。施救。陳湜命砲隊向前。燃砲對卡內轟擊。太平兵驚亂。清軍乘機掩殺。過去立將頭卡攻克。其餘各卡無敢迎拒。相率望風而逃。大軍直逼壘濠。蕭孚泗劉連捷分兵四營。攻江邊砲台。台上亦還砲相攻。孚泗選了一百個精壯死士。許以重賞。命各背負火藥二十斤。從砲路隙處踰濠。而前。另派三百個持槍軍士。隨同保護。砲臺守兵見許多清兵。負包冲來。用槍炮劈面打去。豈知那敢死軍士毫無懼怯。直跑至壁壘下邊。丟過藥包。點旺藥線。發一聲喊。各自捷足奔回。百名死士之中。僅彈死了十餘個。可見出兵打仗。全在膽大。越是戰兢兢的。怕死越要受彈。中槍却是一定不易之理。霎時間。兵兵爆裂。把兩

座炮臺打得東塌兩歪臺上存積的許多子彈火藥一經受着激力亦登時炸裂其聲轟然把炮兵打死無算清軍見炮台已壞鼓聲大震齊向左右殺奔而前太平兵望前無路只得逃至江邊一個個跳下水去清軍奪獲巨炮十尊快槍百餘枝掌得勝鼓回營國荃見破了炮台賊人犄角勢失便命各軍併力攻壘自辰至申秣陵關前四壘皆克此時環關要隘盡爲清軍所得孤關無險可憑守將陸得喜舉關以降國荃統軍入關往各處巡閱一周見此鎮背戴烈山面瞰大江右屏蕪湖縣左輔大勝關真乃石城雄鎮卽令軍士在鎮上駐扎一宵天甫黎明各營早餐已畢立時拔隊繞出三汊河進偏大勝關編木作橋以濟軍士國荃派李臣典彭毓橘各率五百精卒捲旂疾行先伏橋邊而另派蕭孚泗易開俊等率隊六營吶喊揚威搖旂疾進太平軍懼爲長圍所困乘夜縱火棄關而遁行至橋邊兩下伏兵突出臣典執刃

當先手斬衝鋒十餘名。毓橘亦從橋左殺入。孚泗開俊等又在後面追擊。太平軍本已心怯棄關而逃。何況又遇伏兵。自然更加狂奔紛紛從橋邊躍入河中。晁水逃命清軍排列兩岸放出打落水狗的手段。羣以洋鎗亂石向水中擊擲死者大半。次日浮尸滿河。波紅數里。立時攻奪大勝關。又分軍乘勝窮追。直至三汊河。是處舊有二壘。近又增築二座。每壘皆以數千兵守之。長濠巨障。互延數里。國荃將十七營馬步分爲四大枝。每四營爲一隊。以一營守護中軍。約定數刻。一齊逼濠而陣。易良虎易開俊攻東北第一壘。用大炮打去。轟開壘牆數丈。守兵以泥包土袋搶堵口門。良虎率前鋒銳卒沖過長濠。借坍塌牆磚石填脚。蜂擁上登。守兵開槍不及。將火藥傾盆倒下。良虎毫無懼色。依然奮勇而前。忽箭衣角上延着火星。勢將上燔。良虎亟拔出佩刀。把衣裾割斷。左手五指已爲薰灼。所傷忍着疼痛。插刀歸鞘。仍雙手緊握大刀。

奮身躍登壘頂。縱橫盪決。砍倒數十個守兵。守兵望後退讓。開俊催督後軍。乘虛佈梯齊上。守將宓志剛揮衆復前接戰。良虎開俊雙戰至剛盤旋。到三四個。照面志剛才架過良虎的刀。而開俊的槍已從側邊刺進。志剛措手不及。正中脇肋。死於非命。大衆見主將喪命。一齊棄壘而奔。卽將東北第一壘攻克。良虎督率軍士毀牆而進。攻第二壘之左。接應劉連捷毛有銘之軍。這些守兵正在前面竭力支持。忽聞頭壘已失。清兵又從左側殺來。一時軍心慌亂。被毛有銘等攀壁而登。守將蘇強爲把總武明良所斬。第二壘又克。國荃命連捷等四將率馬步八營繞壘而南。包圍西北兩壘。守兵見孤立無援。勢將爲長圍所困。乃皆開後壁門遁入雨花臺去了。當下三汊河四壘亦一律爲清軍所有。大軍就在壘中暫歇一宵。設筵賀功。軍士皆有賞賜。國荃謂諸將道。金陵一城。面面據有重險。爲洪逆堅不可拔之基。今我軍自東下以。

來。勢。同。拉。朽。屈。指。未。及。半。年。已。恢。復。許。多。要。隘。如。金。柱。關。蕪。湖。烈。山。等。處。皆。可。爲。陸。軍。根。據。之。地。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比。諸。攻。安。慶。時。孤。駐。菱。湖。其。難。易。正。自。有。別。諸。君。皆。當。今。豪。傑。蓋。世。英。雄。務。宜。努。力。向。前。擒。渠。掃。穴。俾。得。大。功。速。竟。國。荃。與。有。榮。焉。自。今。歡。聚。之。後。當。與。諸。君。直。搗。金。陵。在。僞。天。王。府。中。痛。飲。耳。諸。將。同。聲。道。末。將。等。得。進。寸。尺。皆。仰。賴。大。帥。虎。威。衆。人。何。力。之。有。蒙。大。帥。諄。諄。訓。誨。敢。不。惟。命。是。聽。談。論。一。番。盡。歡。而。散。次。日。大。軍。進。逼。頭。關。叩。濠。列。陣。時。彭。玉。麟。駐。軍。金。柱。關。聞。國。荃。懸。軍。深。入。恐。爲。敵。乘。急。命。黃。翼。升。分。兵。駐。守。自。率。戰。船。五。百。水。卒。八。千。由。烈。山。駛。近。頭。關。適。國。荃。亦。於。是。日。昧。爽。整。旅。而。來。永。師。於。狂。風。巨。浪。之。中。排。砲。仰。擊。無。少。休。息。子。彈。如。雨。點。般。打。上。關。頭。太。平。守。兵。亦。發。礮。還。攻。但。戰。船。在。波。浪。之。中。往。來。莫。定。礮。子。大。半。落。在。水。中。陸。軍。亦。佈。起。軟。梯。緣。級。而。上。劉。連。捷。持。刀。躍。入。城。牆。把。燃。砲。兵。砍。倒。砲。聲。

頓絕。李臣典等率衆蟻附。爭登立拔頭關。玉麟指揮水師砲艦進攻江心洲。洲有石壘雙峙屹若堅城。水師飛砲入壘。壘中亦穴牆還擊。戰至日晡。時分水師各挾火具登岸。蛇行蘆葦中。偪壘縱焚。火光燭天。水師乘勝鼓柂飛行。立奪蒲包洲。遂泊金陵之護城河口。國荃由陸路倚護之。驅軍直入雨花臺。安下大營。國荃率諸將乘馬出營。遍觀地勢。卽命國葆率本部六營駐扎三汊河。江東橋一帶。傍水築壘。以保西路糧道。是爲規取金陵之始。捷報到了安慶。大營曾公雖然喜歡。但因銳氣過盛。其進太速。深慮爲敵所圍。又蹈三河覆轍。卽與幕友馮樹堂李元度等商議道。去年九弟在安慶時。以孤軍頓於堅城。屢爲敵乘幸而免。敗我至今思之。猶爲心悸。且百里長濠。大衆公守最易。誤事所謂一蟻潰隄。全河皆決者也。沅弟用兵。往往喜築長圍。自謂得力於堅忍二字。然而此等悍寇。倏興倏衰。其成敗殊難逆料。二公有何高見。

以思患預防。否。樹堂道。九帥堅忍之力。實非尋常所能及。但頓兵堅城。兵家所忌。固不得不預爲之計。以鄙見論之。金柱關已得。則陸軍有退步之區。蒲包洲已得。則水師有泊船之所。進退有憑。應可無礙。元度道老帥若猶有遠慮。何不派兵從宵國進攻。以爲遙相援應之計。苟能破得郡城。則西北兩隅皆無阻隔。當可萬無一失了。曾公從其議。卽檄令鮑超張運蘭各率本部大軍。取道徽州旌德等處。進規宵郡。二將得了軍令。剋日起兵。鮑超從東流馳往。與運蘭會師於徽州。合兵一處。直奔宵國府城。宵國守將保王洪容海。駐守多年。頗得民心。容海見洪秀全等所作所爲。知不能成大事。便隱有投誠滿清之心。但爲廣德州守將閻天義馬桂功所阻。不敢妄動。此時聞清軍殺到。便與心腹密議道。我欲投清久矣。柰爲馬所制。無隙可乘。現聞清軍已至。抱龍關統將乃鮑超張運蘭二人。皆係智勇之將。不如趁此機會。自詣軍前。



投誠爾等可與我同志否。心腹道：王爺之命，小人們無不依從。但赤手而去，不特自己無顏，抑亦被他們所輕視。不若將馬桂功誘引到此，斬其首級，以獻官軍，就可作進見之禮了。容海從其言，一面遣人赴靈營乞降，一面遣人到廣德州去請桂功。豈知桂功適抱病在牀，回書辭却。容海正要率衆獻城，忽報輔王楊七麻子聞得太平軍戰敗，已失抱龍關，恐寧國有失，親率七八萬人飛馳來救，繞城結壘，延亙三十餘里。鮑超得容海乞降之信，卽令從人齎書至安慶，稟明曾公，應否准其自贖，尙未接著覆文。俄見探子飛報進營，稱悍酋楊輔清率賊來援，將郡城隔斷。鮑公聞報，卽與運蘭計議，分兵爲前後兩隊，運蘭扼扎寒亭，以防南路之敵。鮑超引兵進扎烏沙鋪，相度形勢，先令總兵婁雲慶等設伏於望城岡，仍令總兵宋國永等誘敵守壘之敵軍，果然輕其兵寡，直壓山岡而下。鮑超復令總兵黃慶等張兩翼抄來，伏軍突起。

騰蹕而前。冲敵兵爲數段。參將韋志俊等。截斷其後。宋國永揮軍進擊。遇者皆敗。逸出之兵。又爲副都統明興騎隊追及。斃七八千人。遂破望城岡。並將抱龍關一帶。十數座敵壘。悉數毀平。楊七麻子復列隊城根。築壘堅拒。鮑公乃統率大軍。逼壘下寨。輔王遣王超出兵挑戰。清軍營裏宋國永飛馬出迎。更不答話。舉青龍刀直取王超。王超舞戟相還。戰至十餘合。國永把葵花蹬。一踢撥馬望北而逃。王超逞勇追來。不上半里。國永將韁繩略按。那坐馬略緩一步。與王超之馬已將首尾相接。國永大吼一聲。將刀尖倒刺過來。正中胸前。王超翻身落馬。親兵上前。割取首級。國永不轉馬頭。用鞭梢一指。清軍大隊。吶喊殺來。太平兵死傷無數。逃入壘中。嗣後連日交戰。各有勝敗。輔王乃命洪容海率衆數萬。繞道望城岡抄襲清軍之後。豈知容海陽爲奉命出城之後。自在孫家埠扎營。按兵不進。七麻子屢敗之餘。亟思一逞。這日分派

各將出大隊於南北兩門以冀夾攻。鮑公督飭將弁向各門分進。以婁雲慶當其西。宋國永當其北。自率馬步全軍在南城迎敵。三路大戰。鼓聲驚天。鮑公揮刀策馬。逕冲敵陣中央。搏鬥移時。太平旂幟漸亂。返身奔上浮橋。要想入城。被清軍放火焚橋。踰濠截殺。南門既敗。北路西路亦遁。附城諸壘。一概爲清兵盪半。各軍會集於小東門。再圖攻打。王亦收合餘燼。以圖再戰。鮑公率大軍驟進。勢如風雨。銳不可當。太平軍又披靡。一路敗至洪林橋。輔王激勵軍心。忽又搖旂回撲。鮑公令作圓陣。四面包圍。環加勦洗。恰值張連蘭之軍自寒亭來應。清軍兵力益厚。圍之數重。鎗挑劍剝。太平兵幾無孑遺。七麻子單騎潰圍。匆匆脫去。城內見主將不返。議守議降。紛紛未定。清軍已從洪林橋直入東門。斬薙靡遺。立將甯國府城克復。鮑公又派宋國永追擊敗匪。遂連克甯國縣城。洪容海聞清軍大勝。輔王遠颺。卽率本部賊衆。竟至廣德。

州聲稱鮑軍將次來攻。特地來城助守。城中飛報桂功。時桂功病尙未痊。正慮無人督守。忽聞保王兵到。心中大喜。從前雖與容海有讎。但此時用人之際。前隙盡忘。吩咐快些開門迎接容海。進得城來。一聲號令。手下立時發作。齊齊拔出短刀。奮呼喊殺守城兵。猝不及防。手中皆無軍器。如何能敵。抵擋只得齊聲口稱願降。容海命立在一邊。不准亂動。自率心腹從人。搶入闕天義府中。桂功聽得喊聲。遣左右出來探問。剛至大門。恰遇容海自外殺入。手起刀落。將探信人斬在門邊。大踏步闖進臥房。把桂功拖下牀來。剝去衣裳。用粗繩細縛。停當數其前罪。手刃之。卽刻傳下號令。命大衆一齊薙髮。城頭豎起降旂。派人請鮑公親來受降。此時鮑公已得曾帥回文。內稱保酋如果係真心。准其立功自贖。如或意存狡展。卽著移師痛勦。云云。鮑公乃率諸將。逕抵州城。衆皆衷甲。設弓以防反覆。到得城下。叩濠安營。容海大開南門。手

執降旂。率衆出城迎接。鮑公命相請入營。洪容海進至中軍。倒身伏地。口稱洪容海自拔來遲。死罪死罪。求大帥恩開一面。准予自新。德同再造。鮑公親自下帳。雙手扶起。說道。足下深知天命。率衆歸誠。況又殺賊取城。立功非小。超當代求曾帥。轉達朝廷。決不追求。已往但請放心。容海連聲稱謝。又獻上花名冊簿。共有六萬餘人。並呈繳大小太平印三百餘顆。并照九百餘張。及闕天義馬桂功的首級。請鮑公軍令發落。鮑公命將桂功首級。號令轅門。印照等物。一律銷毀。其降衆六萬名。挑選精壯可用者。酌留四千。分爲八營。就命容海統帶。其餘被脅良民。及不願當兵者。令宋國永按名給發護照。川資分道遣散。隔不數日。奉到清廷批回。略云。僞保王洪容海自拔來歸。計取堅城。著賞給遊擊銜。以示鼓勵。此外如有獻城自贖。殺賊立功者。該督撫及統兵大臣。卽不准過事苛求。一經奏聞。無不。予以自新恩施。立沛也。看官這洪

容海驍勇善戰。本隸石達開部下。後來改隸忠王李秀成麾下。馳驅江皖。屢創官軍。若使至死不變。終必與其餘諸王同殉。革命主義。乃容海心。一活動歸命。清朝居然藍頂花翎。官居遊擊。爲清朝堂堂上將。較之爲囚爲虜。身首分離。豈不大相懸絕。麼然而爲一時一身之計。則果得矣。不知於百年論定之時。其優劣果何如也。閑話休題。當下曾公以寧廣兩郡爲太平必爭之區。不可無重兵鎮守。乃命張運蘭以本部四千入城防守。另命鮑超率軍遊弋。以爲北路活兵。又修書切誠國荃。謹防內外夾攻。斷絕糧道。國荃接了兄函。捧讀數四。緊記在心。忽報忠王李秀成糾集勤王大軍。自蘇州來援。兩軍各用火器對轟。互有損傷。金陵城內亦開太平門。冲出四五萬人。分撲各營。希圖夾擊。清軍憑濠施槍。力能抵止。候補道劉連捷見黃衣騎馬敵將。指揮督陣。猛驚無匹。乃令軍士穴牆潛燃巨砲。對淮該將打去。一發中的。卽乘敵兵

靡亂之際。併力掩擊。立解營圍。正是

金柱關頭方拔幟。石頭城下又鑿兵。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領事報太平確情

何大將破英法中立

却說劉連捷等殺敗金陵。襲軍李臣典。彭毓橘亦率兵拔卡而出。馳斬紅衣敵將數名。與連捷之軍追殺敵軍。近二千人。而宵國天將張興、陳壽等復與城中約會襲營。易良虎令各勇穴牆施砲。伺敵稍懈。突出擊之。敵兵驚亂。返奔。張興馬失前蹄。爲李成謀所擒。陳壽率敗殘之衆。從東路飛逃。行至江東橋邊。適遇易開俊。點視糧草。回來立馬橫槍當頭阻住。陳壽膽戰心驚。汗流浹背。忙把坐騎加上兩鞭。沒命的跑過去了。豈知那匹馬跑得性起。控勒不住。竟連人和馬跌入江東橋河中。仍不免於一死。倒不如張興之力盡被執。

猶不失爲沙場効命之英雄。後之爲將者，亦知以陳壽之死於非命，借爲龜鑒矣。乎當下清軍大勝，回營國荃備文赴安慶告捷。曾公據情出奏金陵，大營諸將清廷各論功獎賞。但郭松林、程學啓二人，乃國荃部下著名之將。如今久未題及，不特作者耿耿在心，諒讀者亦必同生紀念。且滿清中興人物之中，尙有一個偉大漢人，未曾出現。殊屬缺陷。總因作者筆墨粗疏，以致顧此失彼。如今且慢慢寫來。當蘇州既入，太平版圖之後，忠王便率譚紹洸、邵雲官、陳炳文等，悉力東趨。連下崑山、太倉、青浦、嘉定、川沙等處。復派一軍趨入浙東，以期與杭州之軍連絡。而江蘇方面，尙爲滿清領土者，僅僅一租與外人。之上海及其周圍附近百里之地而已。原來上海地方，自從劉麗川等驅逐滿官，欲與太平聯絡之後，各國僑寓之商民、教士以及兵官人等，皆知我國之人心思漢。眼前之太平戰事，不能與尋常匪亂並視。且見上海附近



出產繁盛之江浙兩省亦皆在太平掌握不但欺詐敷衍之北京政府已顯見無平亂之能力已若與太平反對且恐第一目的之商務亦生極大阻礙於是各領事會商之後各電本國政府請示方針英政府乃首命上海領事一面宣布中立於上海一面派教士官商各至太平境內游歷考察其宗教風俗如果有自立之精神便向之邀求通商傳教太平政府因宗教之關係與各國民人皆極竭誠接洽商務一項單以出口之絲而論每年有七八十萬包之多而且納稅簡便交易自由各國商民非常滿意至於傳教之士因太平區域內七千萬人已具有信教之根自然更易進行所以各國政府得人民滿意之報告者不一而足茲於英國葭皮書中得一上海領事某陀之報告即可見其真相特照譯之以供諸君一閱此書發於西歷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在英法已破壞中立與太平開釁之後然而其所言猶如是則太

平之事業雖完全爲英法砲火所摧殘而英法之此次戰事爲功爲過當自有後人批判之矣。某陀之報告云。

英國在外國之利益以與支那通商爲最重要。商業之發達以生命財產之安全爲最重要。而生命財產之安全恃有強固之政府。此人人知之。滿清之政府內憂外患紛至迭乘。一挫於英。再敗於英法聯隊。已無維持秩序。保護生命財產之安全之能力。吾人惟有於此國內求一能維持秩序之勢力而扶助之。卽不能扶助亦不當行自殺之政策而阻遏之也。此種勢力吾於太平軍得之。於南京政府得之。人有謂太平無正式之政府。故不能爲政治之勢力者。余不信。十年前太平方起事時。卽佈告爲清政府之敵。其目的在建設一東亞之強國。不但彼布告中主張之。卽清政府官文書中亦承認之。反對太平爲政治勢力之理由甚多。可分爲二類。(一)

根據歐洲政治社會之情形。而不知歐洲與支那相異之點。(二)詆毀太平政事軍事之行動。而不知太平與歐洲相同之點。如評論太平之軍事訓練戰術戰略行政等。均屬第一類。英國革命戰爭時。軍事之行動。與太平軍何異。其攻取各城。何嘗永守。然不聞有祇克林威爾者。十年前意大利棄密蘭城。其行動與太平軍何異。然不聞有謂意非政治勢力者。歐人反對太平。敵重要之一理由。爲太平軍攻城時。蹂躪附近之橫暴。然數月前太平軍至上海時。英法軍之蹂躪。甚於太平也。又一理由。爲太平屠戮之慘酷。不但殺戮滿人。且殘害漢族。然試問法國革命時。恐怖期間中。法人之被殘殺者幾何。歷史家謂法國革命派非政治勢力否。太平軍入南京時。殺旂民甚慘。然此非事實。外人故張大其詞耳。傳聞失實。不足爲奇。如一八五三年。三點會(卽劉麗川等)佔上海時。余在乍浦。聞會匪恣意

屠戮。正與外人劇戰。余至上海一問。則並無與外人有戰事。且僅殺戮一人。乍浦離上海僅六十英里。而謠傳失實已如此。太平戰事報告之不確。從可知矣。所有慘劇。往往起於人民自擾。太平軍猶未到。而老幼男女。已紛紛投河入井。飲鴆伏劍。彼欲自命爲忠義節烈。不惜生命。甯能歸罪於太平。河中往往發現未受傷之尸。此其明證也。謂太平革命之殺人。多於英法之革命。其誰信之。太平所佔之土地。其生命財產。實較清政府領土內爲安全。一八五三年。行強迫兵役制。引起人民之極大恐慌。此制因卽廢止。太平軍到處勸人安居樂業。足見其維持秩序之苦心。其軍官皆敢戰之士。雖未必有歐洲之戰術。然其服從命令。不屈不撓之精神。則不讓外人。清軍官長。大半皆畏死胆怯。任用東南之盜賊爲兵。搶劫平民。最爲殘暴。最近教士約翰君。自上海至蘇州南京。留七月。約翰君考察人民所

以離太平佔領各城之原因。謂太平恐敵人混充工商潛入城內。故居民之遷出者。不許復入。然居留於城內者。保護極周密也。約翰君自青浦至南京。旅行一百二十英里之太平領土。未嘗受阻礙。親見人民之安居不擾。至蘇州時。且見紳士有歸附太平者。清政府境內則不然。盜賊橫行。貪官暴斂。余於十月中駛入大江九十英里。目擊官軍擾亂之情狀。太平於支那本部。已佔有面積若干。不能確知。而其軍事之行動。北至山東。南至兩廣。西至四川。東除上海一隅。爲外兵佔據外。皆爲所有。已足證太平爲政治勢力也。其宗教不必論。然於孔教佛教之根據地。忽發生一崇拜基督之太平軍。不可謂非人類史中一至有趣味之現象。此事非外人所得深知。亦非外人所得干預。吾人如爲太平宗教而扶助之。是我人以兵刃傳佈福音也。吾人如爲彼宗教而摧殘之。是我人以武力干涉信教自由。

也。最有關係一事。爲太平對於我人之態度。吾人對於此事。十分滿意。外國戰艦。曾數次馳入太平防禦要地。雖可以行使自衛之權利。然聞係中立國船隻。卽任憑自由行動。太平軍對於白旂。常有誤會。然此歐洲休戰之符號。太平軍何能盡知。自不免或有誤會。且清軍往往懸白旂。或英國旂。突入要地攻擊。則雖非誤會。其咎亦在任人冒用旂號之吾國軍官也。一八五三年。余初至南京。自始至最近。上海商人之往蘇州游歷。從無一人受太平之苛待者。平日反對太平之人。一旦身歷其境。受彼優渥之禮遇。而變爲良友者。往往有之。六月前。太平軍攻上海。僅向清軍射擊。遇英軍在清軍之前。卽停止砲火不放。故彼死亡甚衆。而英兵無一受傷者。是役之後。外人至彼境內者。仍受和平優待。不尋報復也。太平對於我人。實有商業交通之願望。或謂其詐而非誠。使得機會。彼卽轉而攻我。此可以

爲俄人法人等言。不能以之詆太平也。英人所受太平之優待。豈僅手段耶。如英國於數年之前。欲助清政府平定內亂。祇須陸軍一小隊。海軍艦數艘已足。今則非有極大之艦隊。二萬人之衆。布置於沿江二千英里之地。不濟矣。因太平現勢之所及。南北八九百英里。東西亦千餘英里。英國如與彼開戰。兵費必非常浩大。而沿江一帶。爲絲茶出產之區域。且於商業上之損失。亦必鉅。再者英國輸入品之消耗家。大半在彼境內。戰端一開。其消耗力必銳減也。領事某陀致魯塞爾（英外相）伯爵。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即咸豐十一年）天國太平十一年。自上海發。

此某陀之報告書。破除英人反對太平之意見。可謂淋漓盡致。更加英國外交官。又連有中立之宣告。然則其海軍大將何伯何。竟不待政府之命令。不向太平宣戰。貿然附和清軍。所僱之歐美人。華爾白。齊文等。率向太平開戰。

的呢。其中原因。說來却甚話長。要而言之。不外乎以下之數端。第一、英法去年攻入北京。所得條約上之賠款。原以關稅爲擔保。祇恐長江流域圈入太平勢力。清政府所得之稅銳減。賠款或受影響。第二、太平境內。禁吸鴉片最嚴。如太平革命成功。則他們毒藥運輸的商人。必受鉅大之損失。第三、外國資本家。可乘機賤購上海租界非租界之地。起造房室。租與避難之華人。若上海一爲太平所有。不但難民知有安居樂業之保護。逐漸還鄉。房租不能居奇獲利。且恐太平之外交家。不如清政府之易與。租界以外。不復能任意掠買。第四、則各國商人。平日爲獨得厚利計。散布謠言。極言太平之野蠻殘暴。如上海一歸太平。將失其謠言之價值。第五、則英國商人至上海貿易。多數以三年爲期。獲利歸國。戰禍延長。恐其不能如願。有此種種原因。遂使僑寓上海之英人。不顧信義。不惜名譽。慫恿何伯。玩弄公使卜魯斯。蒙蔽外相。



魯塞爾。反抗派姆斯頓內閣。及維多利亞皇后之中立訓令。由恭親王竭力運動。便借太平攻近上海租界上之糧食。必致缺乏。商業必受損失。爲詞公然以保護租界向太平攻戰了。因太平絕不回擊之勝利。皇然以乘勝之師加入華爾所練常勝軍之中。長驅直入。至距離租界數十或數百英里。進攻太平要塞了。當時英法在華之官場宗旨已定一切。詆毀太平之杜撰報告亦是。記不勝記。祇將一八六二年二月上海領事美德斯脫致何伯一書記之於下。便可知其梗概了。美德斯脫者。某陀之後任也。某陀因與何伯等宗旨不合。自具前載報告書後。不及數月。卽被調任爲牛莊領事。而以美德斯脫繼之。美氏承何伯之意。故與之報告書云。

嚴守中立。雖爲正當辦法。然此時有不可不注意者二端。其一戰禍逼近。租界之糧食。必致缺乏。其二。如太平軍擾及租界糧食之供給。似自有干

涉之必要。

以此書爲開戰之張本。理由充足。與否。我亦不敢判斷。惟英人果欲保租界之安全者。何不真正嚴守中立。勿與清政府作鬼崇之接洽。則太平無侵犯租界之必要。租界之安全保矣。奈何文明人。竟思不及此。而此不顧信義。不惜名譽之下策。耶。現在原因既已表明。吾亦不忍於此多費筆墨。仍要回叙那個偉人了。究竟那偉人是誰。作何偉業。正是

生平只爲功名誤。忍倩胡兒殺漢兒。

欲知偉人歷史。請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圍松江太平窺上海

借洋兵李撫破忠王

却說那位偉人。姓李。名鴻章。字漸甫。號少荃。安徽合肥人氏。父名進文。母沈氏。兄弟四人。長兄瀚章。官至兩廣總督。第二便是鴻章。二十五歲成進士。入

翰林在館三年請假回籍贊撫軍福濟及呂賢基軍事福巡撫欲復廬州鴻章乃獻計道廬州本不難取只因援軍太便以致一再不能收復今中丞如志在必得必須先取含山巢縣絕敵救援之路乃能穩取廬州矣福濟聞言大喜卽命之往取二縣不日便皆克復廬州亦隨手攻得於是鴻章始有知兵之名而取功名於亂世之念彼亦竊竊然自期自負矣後來呂死福去安徽日益糜爛鴻章乃歎息回家與三弟鶴章季弟昭慶等細談別緒且話牢騷鶴章安慰了一番乃又進言曰二哥旣立功於當世何不往投滌帥倘彼念師生之誼與一出身之路不獨二哥得志弟等亦可連袂而起了鴻章被他提醒不覺恍然大悟坐待天明卽便獨自渡江逕往江西大營謁見曾帥曾帥見了名刺便笑道少荃至此時纔來我有接肩之人矣只是他的才具雖好可惜火候未到我須有以折之因延滯至半日之久方才命人相請

鴻章等得意懶心灰才盼到個請字只得整衣入內行近廳堂略略抬頭一看只見有許多衣服華麗的人在彼指指點點竊竊笑談他走入堂中却不見滌師何在那些人也不與他招呼仍向他指出點談笑倒弄得他局促起來正是左顧右盼忽聽曾帥喚道少荃爲何你不嫌路遠敢於此盜賊橫行叢中跑到這裏來見我想你沒有不得已處必不敢如此冒險阿鴻章整整衣冠隨聲轉身意欲上前拜見不料向西北隅一看不禁趑趄不前又把老師的話一辨不覺大怒起來你道爲何原來曾帥並無見客的樣子短衣箕坐低了頭却在那裏洗脚口中還在那裏說些什麼鴻章也無暇聽了即便立定身子抗聲答道老師旣以門生來遲爲責又何勞代以冒險爲慮早知老師吐哺握髮之不暇門生又何敢遠道來干今日旣入函丈本欲恭叩道安以盡微忱奈何脚盆旁邊祇足爲無知少年拜見丈母之地門生何敢以此

瀆尊。幸而自賈餘勇。既已冒險而來。尙能冒險而去。請從此辭。十年後再相見也。說畢。略退一步。也不與堂上諸人理會。竟掉頭下堂而行。忽聞曾帥大笑。道：少荃好盛氣哉！每日洗脚在京時。吾屢語汝。汝何以此見責耶？堂上諸人又皆拍手笑。和一片少荃負氣之聲。逼得他愈不能不走。怒冲冲抬頭而行。正欲出門。不料一個醉漢向內直撞而來。正與他撞個滿懷。他正沒有好氣。便舉手把醉漢揪住。想給他一頓老拳。出出胸中之氣。不料尙未動手。那醉漢先大聲喝道：少荃何如此野蠻？豈是欺爲師酒醉撞了爲師的尙欲將爲師毆辱麼？鴻章聽了大驚。急忙一看。方知揪住的是蘿山先生。只得忙陪不是。在大門口叩安。羅澤南將他挽起。一同出門。至一小酒樓坐定。方問他從何而來。又向何處而去。鴻章略訴來意。便把方才之事告訴。澤南澤南哈哈大笑。道：少荃何尙未悟耶？滌公愛汝才識。而嫌汝氣盛。故特設此局以磨。

勵汝耳。彼正久盼。一如汝之人。可將肩頭重任分卸與之也。鴻章聽了半疑不信。正待發言。忽樓梯上跑上一人。向他長揖道。少荃兄。教我好抄曾帥以方才開罪故命。元度追來相請回去陪罪。且細商軍務也。鴻章只得還禮。正欲請教姓名。澤南在旁介紹道。這位是江南李次青先生。做小題八股文。可稱一時獨步。現隨滌公辦理營務。甚相倚重。今次青兄來不啻滌公親來矣。吾們快些去罷。鴻章聽了才同二人下樓。重入大營。只見曾帥已盛服在彼延候。從此相見之下。鴻章便在曾營參贊軍務。忽忽數年。曾屢建功勞。且又將滌師之學識才略。一一親炙領會。惟終以未得獨當一面爲憾。曾帥亦知其才可用。每欲相機位置使之得展抱負。至是而機會至矣。當下江蘇郡縣既已全入太平。惟餘松江上海寶山等處亦甚吃緊。乃有紳士泮馥錢鼎銘等商議備銀十八萬兩。雇一軍艘。公舉錢鼎銘爲代表。掛了外國商旂。衝過

太平砲台逕赴安慶。曾帥大營乞師。不消三日。已到安慶省城。鼎銘與顧逸、馬金濤二人同往謁見曾公。呈上書函。曾公拆閱之後。放過一邊。吩咐左右看坐。三人躬身告罪。入座獻茶。時適桐城掛車河一帶。正與敵兵開仗。砲聲振地。鼓響連天。顧逸、馬金濤嚇得面如土色。坐立不安。鼎銘則談笑自如。神安氣泰。曾公笑說道：「軍聲險惡。不慣住營者。無怪入耳驚心。顧馬二公既然膽怯不妨。先請回舟留調。翁在此談談如何？」二人聽了。巴不得回船自便。亟卽出座告辭。自往船中去訖。曾公與鼎銘重復換茶細談。極贊江蘇各官紳明於大義。慷慨急公。但獨當一面之才。此時實難其選。且俟具疏奏明。請旨簡派便了。鼎銘離座打拱道：「敵省軍民望大公。祖如慈父母。現在賊焰已逼金山。勢將窺伺松滬。若無兵去救上海。數十萬生靈。又將塗炭矣。總求大公祖造福。三吳迅派勁兵。賢將。遄赴松江。則時雨所臨。豈惟敵省實受其賜。大

局亦與有裨焉。曾公允准，又談了一回會防局的事情。鼎銘亦告辭而別。旋奉清廷上諭，逆賊李秀成悉衆東趨，垂涎松滬。上海兵力不厚，豈能當此大敵。著曾國藩飛催曾國荃將所募湘勇留防安慶，尅日督帶老營八千救援上海。倘曾國荃尙無實在消息，卽著該大臣另派勁兵前往救援。曾公得了廷旨，卽以圖蘇之事商諸國荃。國荃謂金陵爲賊之根本，急攻金陵，賊必以全力援護。而後蘇杭可圖。曾公壯其謀，因以圍攻金陵屬之國荃以浙事屬左宗棠，而以蘇事屬李鴻章。鴻章久欲一試，自然欣然領諾。三才之陣佈而東南肅清之局定矣。是時有總兵李元華者，六安州人，招募兩淮壯士編成六營，名爲淮軍。其部下名將有劉銘傳、潘鼎新等，馳驅江淮左右，累著戰功。曾公以鴻章才足辦賊，而且淮南風氣剛勁，欲另立一軍，以爲中興滿清之用。乃卽日具疏薦李鴻章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堪膺封疆重寄，擬酌撥數千



人馳赴下游。以資援勦。俟該員到鎮江後。請明降諭旨。令其署理江蘇巡撫。清廷自然允許。適江蘇紳士厲學潮。又附輪至安慶。催請援師。曾公乃命鴻章。率湘淮軍十五營。乘輪開赴上海。鴻章乞程學啓。郭松林爲之部。曾公面詢二將。願往與否。學啓。松林。同聲道。末將等爲九帥舊部。皆受九帥扶持。提拔之恩。許往與否。須聽九帥號令。末將等不敢自專。時國荃尙在湘鄉。曾公卽發家書詢問。國荃覆書云。彼此同爲朝廷辦事。但使有利於大局。雖摩頂捐踵。亦所不惜。違論此二員上將。哉。謹當遵命。曾公閱畢。回書微笑點頭。卽以傳示鴻章。李公感激萬分。便將湘淮各軍。挑選一番。凡老弱無能者。一概汰去。共得精壯六千人。編成十二營。麾下大將除程郭二人外。又有潘鼎新。劉銘傳。張樹聲。張樹珊。周盛波。周盛傳等諸人。尅日祭纛出師。順江下駛。是時太平兵已從青浦進取南匯。離上海僅五十里。而浙境平湖乍浦之軍。亦

從海塘進攻金山衛。清提標副將黃金友督民團迎戰。連勝於廣陳太平橋地方。太平軍乃仍入浙境。烽火略宵。豈知蘇州慕王譚紹洸率精兵數萬人。從南匯周浦等處。突陷浦東廳。上海縣知縣劉郁膏率民團四百守兵一營。渡浦往援。衆寡懸殊。郁膏被太平兵大隊圍裹上來。手下團兵先潰。遂至敗退。太平兵乘勝跟追。黃旗紅幟耀於浦東。滬城大震。一日數驚。有力者紛紛雇船遷避。各官紳集議。設立會防局。請英法諸國助防。諭以同仇敵愾之義。在籍刑部郎中潘曾瑋航海入都。面謁議政王軍機大臣。議准此事。而英法自天津訂約之後。與清廷仍敦和好。且其國商民之貿易上海者。挾資甚鉅。亦恐爲久戰所擾害。軍機領袖恭親王利用此機會。乃向英公使施種種運動。遂有英法干涉太平之事。說者謂清廷之外交史。自始至終。惟此役可稱成功。亦清政府特別之光榮哉。除英法軍願爲效死外。又有美國人華爾白。

齊文感慕華風。願更服色爲中國人。民薛巡撫奏明清廷。賞給四品頂戴。卽命招集廣東宵波人之能操英語者。厚以餉項。計得三千名。逐日教以洋操。訓練成軍。命華爾爲總統。白齊文副之。因其軍多用洋鎗。故名之爲洋鎗隊。又稱之爲常勝軍。會防局旣成。曉示遠近。至明年正月初旬。太平軍自奉賢南匯直撲吳淞口。值西風陡發。水師乘潮入歇。江帆檣迷雲旌旄蔽日。逕趨東西二擺渡。法國水師提督卜羅德。英國水師提督何伯。各以巡洋戰艦停泊於浦南董家渡。登天橋瞭望。見敵船將次近岸。卽發大砲擊之。太平兵船一經受著砲彈。登時破裂。下沉浮尸遍浦。潮水皆紅。太平軍乃在浦東登岸。連築十餘壘於楊家渡爛泥渡等地方。華爾、白齊文、約會何伯、卜羅德各帶中外鎗械隊伍。砲船排列浦濱。華爾、白齊文以常勝軍攻撲。鎗砲齊施。子彈如雨。立將太平兵壘掃盪。而慕王、譚紹洸尙擁衆數萬人。出沒於廣福林、英

將何伯率戰艦沿浦江西駛。泊於門富浜口。將開花大砲。用轆轤盤上桅尖。以測量之法。格好準頭。對准太平軍施放。砲聲響處。一個開花大彈。從募王中軍帳上滾下地來。擊毀數重營帳。彈死幾十個小兵。募王命不該絕。是時適在帳後。得免於死。當下問知緣故。吃一大驚。想道。洋人的鎗砲。不料竟有這般利害。此地距浦江約有三四十里。乃能測算無差。不偏不倚。這倒是防不勝防之事。還是回蘇州去罷。便率衆軍回蘇。上海防務略鬆。時適李鴻章統帶湘淮全軍。乘輪駛抵申江。旋奉清旨。署理江蘇巡撫。即傳齊諸將。發號施令。派郭松林、程學啓、劉銘傳、潘鼎新、韓正國等。率精兵四千人。進南匯縣周浦鎮。爲北路之師。華爾、白齊文。率常勝軍三千。及英法洋兵。自松江進金山衛。爲南路之師。兩軍相距百數十里。聲勢聯絡。旂鼓相通。中間以二百人爲小隊。往來哨探。軍情互通。消息洋兵行抵嘉定。即會參將李恆嵩之軍攻。

克嘉定縣城。焚毀敵糧無算。得戰勝品四五十萬。殺太平兵民二萬餘人。俘獲亦有萬餘。城中兵火數日不息。旋又進規青浦。英法將士環攻南西二門。華爾攻東門。李恆嵩等督飭各隊。并青浦知縣廖秩璋帶縣中團練會攻北門。其小西門水道亦經已革提督曾秉忠派游擊曾毓行等統帶砲船四十餘艘。在城河堵截。城中悉力拒守。洋兵施放炸彈火砲。攻塌西門城牆十餘丈。衆軍攀堞齊登。華爾左手執指揮鋼刀。右手高擎常勝大旂。當先冲入西城。白齊文率兵繼進。太平軍抵禦力盡。四散奪門而出。投水死者不計其數。陣斬千餘名。生擒三千餘名。俘獲焚燒略與嘉定相似。以後也不必多叙。立將青浦縣城克復。李巡撫得了捷報。正要傳令進兵。忽忠王李秀成率募王納王等衆二十萬人。自蘇州逕取太倉。該處紳士李慶琛率民團迎戰。大敗於城北吐絲橋。太平兵乘勝進復嘉定青浦等處。洋兵亦潰。忠王見空城無

須佔守。吩咐不得稍停。直奔上海殺來。李撫聞得警報。卽發飛檄。撤回北路之兵。令學啓松林以本部兵扼扎虹橋營盤甫定。敵兵已蜂擁而來。但見疊疊旂旛重重劍戟一片呼聲喊殺恍如海潮澎湃一般。學啓松林分左右兩翼迎戰。命軍士排成方陣步步進攻。學啓倒提點鋼刀拍動銀鬚馬中軍一聲鼓響。逕向賊陣冲來。左邊納王郜雲官大喊道。大膽妖頭。敢來冲我左陣。難道不怕死麼。學啓更不回言。橫刀砍來。納王起槍架過。覺大刀沉重非常。虎口有些震痛。知非敵手。急忙回馬而逃。學啓刀光捲舞。追入陣中。從左翼攙進中央。適松林亦從右翼冲擊而來。會於敵陣中堅。兩匹馬兩口刀。揮霍縱橫。如入無人之境。官兵亦漸圍逼上來。敵陣旣亂。衆王各發馬返奔。學啓等趕殺十餘里。直至北新涇。方始收隊回營。忠王自虹橋敗後。手下仍有十餘萬人。卽由鬪富浜進攻松江。另分兵一萬名西圍青浦。李撫以松江扼峙。

滬西爲浦江東西要他。不可或有疎失。乃卽日馳赴新橋。令程學啓等出兵拒敵。屬華爾撤回寧波防軍。與知府賈益謙及李恆嵩等嚴令固守。伺隙出擊。太平兵連築堅壘於府城西門妙嚴寺土山等處。高排巨炮。晝夜攻城。華爾率領洋槍兵千人。奮呼猛急。進克大張涇敵壘。以通上海往來之路。忠王仍增築炮壘。環合四門。清軍盡括城中大砲數十尊。洋槍千餘枝。環列城堞。對擊兩晝夜。砲不絕聲。太平兵稍稍退遠府城。次日常勝軍三百人。自甯波奉調而歸。與敵戰於鬪富浜。毀其砲臺。城上清軍望見常勝軍旗幟。卽開東門殺出。乘勢夾攻。李恆嵩縱馬提槍。當先督陣。太平兵正在酣戰之際。忽背後有兵殺來。大潰而奔。被清軍擒斬無數。恆嵩會同常勝軍。掌得勝鼓。回城俄接青浦告急文書。華爾意欲親往探看。卽帶左右數人。騎快馬出城。行至青浦。見圍裹數重。勢難拒守。乃回至松江。與賈益謙商議。暫棄青浦縣城。益

謙等皆以爲善。卽於當夜分簡常勝軍之精銳者。銜枚摘鈴。出其不意。猝破天馬山。由砲路突入青浦城中。盡焚米糧輜重等物。率衆軍竭力死戰。冲出重圍。併力守松江府城。忠王見屢攻不拔。乃派部下據壘緊圍。以牽制華爾之兵。自率譚紹洸邵雲官陳炳文等分屯廣福林塘橋。而厚集於泗涇。以攻學啓新橋之營。這新橋離上海縣城只有二十九里。太平兵料清軍難以猝進。增築長濠。欲爲久守之計。李撫親督各軍。深夜疾行。毀其數營。復以劈山砲斃敵數百。忠王命雲官炳文諸將分兵爲十二大支。直撲清軍新橋營盤。蔓及徐家匯九里橋。包過營後。直逼滬城。雲官督攻學啓之營。填濠拔樁。縱火周麾。而呼洋鎗大砲併力死撲。學啓督兵抵敵。初以鎗砲禦之。不及。則擲之以磚石。太平兵尸與濠平。隨斃隨上。勢將藉登。學啓手燃巨砲。乘勢開門。舞動點鋼刀。搶步出營。大呼跳盪。太平兵並不稍却。自辰至申。冲突凡八九



次炳文督攻韓正國之營亦經正國擊斃數百名太平兵去而復返衝突凡四五次忠王自率大隊踰新橋十餘里勢且逼城李撫自統七營往援分爲三路參將張遇春等遇敵於徐家匯之九里橋分路併攻遇春坐馬中鎗翻身落地忽瞥見一個黃衣敵將騎着高頭駿馬來往陣前遇春徒步躍去一刀將敵將砍死搶過絲韁一手推落賊尸左足踏上葵花鎧奮身一躍而登重復舞刀拍馬冲入陣中都司張志邦將斬取敵將首級擲入敵陣太平軍鬨然而退清軍追至營邊太平兵散而復合抵死鏖戰學啓正國等遠遠望見旌旂大呼殺出兩路夾攻殺敵三千餘名落水淹斃及解散各數千名生擒四百餘名奪獲鎗砲馬匹旂幟數千件納王郅雲官聽王陳炳文皆受鎗傷裹創而遁忠王亦不敢停留率殘衆西奔蘇郡次日清軍乘勝進攻泗涇當將敵壘數十座盡行攻陷並焚燒營棚三十餘座其附近廣福林等處敵

軍皆退。松江圍解。滬城防務亦一律解嚴。李巡撫回駐大營。衆將紛紛獻捷報功。英法各國領事亦來道賀。李公置備茶點款待而去。當湘淮軍初至上海之時。洋人見衣冠樸陋。輒譏笑之。李公謂部下道。兵貴能戰。豈在華美。如但求甲鎧鮮明。旂幟輝耀。而臨陣卽走轉爲敵資。亦安用此華美爲哉。待我一試。看彼再笑也不笑。及是役大獲全勝。洋人始服李撫之英偉。翕然聽命。李撫卽日具疏告捷。並附片陳明防助洋兵之難恃。舍滬赴鎮之非便。蓋當時清廷議論。以鎮江爲南北樞紐。擬以圖蘇之軍。扼扎金焦地方。從江陰福山以規蘇常。尙未成行。適蘇紳雇輪來迎。李撫乃逕抵上海。此時量度時勢。以赴鎮爲非計。覆旨允之。遂不復議。移師鎮江矣。李撫正與弟鶴章在營議論軍情。忽接周浦守將劉銘傳、潘鼎新稟報。稱南匯踞賊吳建瀛、劉玉林屢次遣人乞降。願獻縣城爲贄。請令定奪。李撫卽令鶴章前往察看虛實。原來

侍王有一養子名喚李彤。本是屠犬者之子。世賢愛其容貌。以五十緡買之。此兒年方三歲。卽雇乳媪哺養。十分鍾愛。及忠王率兵東趨。此兒亦隨帶在營。是年已十五歲。羣稱之爲小侍王。時率精兵三萬。踞守金山衛。建瀛、玉林每受欺凌。畏其勢不敢與爭。陰有投清之意。適銘傳等督大軍從杭頭新場進逼南匯縣城。建瀛等乃修懇切降書。遣心腹齎赴清軍大營。銘傳不敢自專。立刻具帖稟明李公。李公派鶴章馳赴周浦。派鼎新等分帶兵團直抵城下。見城頭已高懸降旗。賊衆萬餘。盡行薙髮。吳、劉二人率衆大開南門。焚香跪道而迎。並呈繳符印兵器數千百件。大軍整隊入城。重復出榜安民。李彤方在金山。聞南匯投誠。令部下悍將吉慶元率兵萬餘來爭。以手書縛箭竿上。射上城頭。建瀛等隨同署縣鄧賢芳卽率降衆出濠迎敵。降衆蓄憤已久。不待太平兵列陣。步馳馬驟。一齊望敵陣冲來。劉玉林拍馬當先。正遇吉慶

元慶元大喝道。忠王待你不薄。你爲何甘心變妖。快些下馬。自縛。尙可將從前之功。免你死罪。若再執迷不悟。抗拒天兵。可曉得被擒之後。點天燈的利害麼。玉林怒喝道。你這忘八羔子。休得口出大言。你那小侍賊。恃著伯父老子的勢。屢次欺侮俺們。你這狗頭。亦助紂爲虐。今日仇人相見。分外眼睜。狗頭休想逃命。把手中大刀一起劈面砍來。慶元舉雙刀急架忙迎。建瀛亦從後面飛馳趕到。起手中三股鋼叉。橫腰攔截過來。三馬交盤。刀叉互擊。究竟雙拳難敵四手。被玉林架過。雙刀一個。蘇秦背劍之勢。當頭砍下。慶元急望右邊躲閃。那隻左臂已被大刀砍下。建瀛加上一叉。已被分爲兩段。鄧大令見前軍得勝。敲動鼓聲。清軍乘勢掩殺上來。太平兵又大敗。都拋戈棄械而逃。清兵追殺三里。方始回城。敗兵竄回金山衛。報知李彤。小侍王大怒。拍案叫道。氣死俺也。俺與吳劉二妖誓不兩立。卽親率傾壘之軍出隊。直撲縣城。

並。函。約。川。沙。守。兵。分。道。並。進。正。是。

降。敵。却。因。私。憤。起。復。仇。又。合。大。軍。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趙景賢竭力守孤城

熊得勝計窮降敵國

却說小侍王統領大隊並糾合川沙守兵分攻南匯縣城衆軍盛怒而來勢如驟雨劉銘傳見殺了吉慶元早料小侍王必來報復與潘鼎新商議如此如此鼎新稱善引兵自往北蔡去了此時見敵兵殺到城下劉銘傳督建瀛玉林等登陴固守太平兵幾次撲城皆爲守兵用洋槍擊退攻至日晡時分忽南路喊聲大起旂號飄揚一枝清兵從背後殺來一員督陣大將銀袍白馬手捧令旂正是潘鼎新銘傳在城頭望見傳令放開南門帶三千精卒殺過吊橋太平軍圍攻半日其氣已懈被清軍前後夾攻登時大潰小侍王身

中槍子策馬飛逃。銘傳鼎新合兵一處。乘勝窮追。直抵川沙廳。卽時收復。柘林。小侍王回至蘇州。見了秀成。哭訴身傷兵敗情由。欲求添兵泄恨。忠王道。目下蘇妖統帥。不比從前。李妖頭詭計多端。兼有洋兵相助。我軍屢爲所敗。實堪痛恨。姪兒且往後營將息。待伯父與你報仇便了。小侍王收淚叩謝而退。秀成正欲發兵。忽接到浙江堵王黃文金來文。稱湖州防守甚嚴。久攻不克。現聞左妖頭新放浙撫。將次興兵。恐久頓堅城之下。反爲所乘。請速派兵來浙協攻等語。秀成便命譚紹洸率本部粵西老軍四萬五千名。從宜興入太湖。與文金合。原來忠侍兩王。自去歲攻下杭州。自己反略江南。分派諸王分取浙東西郡縣。凡浙屬十一府州。已下其九。祇存衢州湖州兩府。而衢州交界江西皖贛之兵。得以互相兼顧。惟湖州孤懸無援。圍攻已久。此城全賴西北依叢山。東南多水道。形勢險固。可守兼有清記名道趙公景賢。撐拄城。

中。因。此。尙。未。陷。落。侍。王。命。堵。王。黃。文。金。率。衆。十。萬。自。嘉。興。平。望。來。助。築。壘。各。門。力。攻。甚。急。趙。公。督。率。都。司。李。桂。材。同。知。蔣。羅。堃。廩。生。李。調。元。等。登。城。堵。禦。晝。夜。無。眠。城。中。守。禦。之。方。命。衆。將。各。司。其。職。以。李。調。元。主。文。牘。李。桂。材。掌。軍。械。命。千。總。熊。得。勝。司。糧。餉。井。井。有。條。一。絲。不。紊。趙。公。將。家。中。所。有。金。銀。器。物。一。概。充。費。犒。軍。另。派。鄉。望。素。孚。之。紳。士。往。雙。林。南。潯。各。巨。鎮。遍。勸。殷。富。之。家。捐。輸。餉。項。時。太。平。兵。尙。在。長。興。離。府。城。約。有。一。百。餘。里。趙。公。分。遣。諸。將。扼。扎。城。外。要。害。地。方。隔。了。三。日。太。平。兵。大。隊。連。撲。同。心。橋。適。清。道。員。蕭。翰。慶。率。楚。軍。在。浙。連。克。石。門。桐。鄉。兩。縣。聞。湖。州。緊。急。率。兵。倍。道。來。援。行。至。同。心。橋。正。遇。太。平。前。鋒。豫。天。福。容。海。飛。馳。殺。到。翰。慶。就。命。軍。士。在。橋。南。列。成。隊。伍。抵。拒。敵。兵。翰。慶。橫。鎗。立。馬。獨。當。橋。心。但。見。旂。纛。連。綿。漫。無。涯。際。太。平。兵。漫。山。遍。野。而。來。容。海。高。舉。三。尖。兩。刃。刀。坐。騎。背。後。撐。着。一。方。大。旆。紅。綢。金。字。繡。著。先。鋒。豫。

天。福。字。樣。須。臾。冲。至。橋。邊。見。清。軍。拒。住。對。河。亦。在。北。岸。排。開。隊。伍。容。海。當。先。拍。馬。奔。上。橋。來。登。時。長。鎗。大。刀。戰。在。一。處。都。司。李。斌。彪。千。總。王。楚。才。吩。咐。衆。軍。隔。水。施。放。鎗。砲。敵。衆。亦。憑。河。還。擊。鏖。戰。逾。時。未。分。勝。負。堵。王。黃。文。金。率。後。隊。繼。至。揮。兵。從。橋。西。水。淺。處。渡。河。抄。至。清。軍。背。後。殺。來。將。翰。慶。等。困。在。垓。心。翰。慶。馬。腹。受。傷。急。飛。身。躍。下。棄。鎗。拔。劍。徒。步。格。鬥。但。見。劍。光。明。處。紅。雨。橫。飛。太。平。帥。蕭。全。頭。已。落。地。無。如。苦。鬥。過。久。劍。鋒。缺。折。不。堪。使。用。翰。慶。手。刃。敵。兵。十。餘。名。力。竭。而。死。李。斌。彪。亦。同。時。被。殺。王。楚。材。率。兵。力。戰。冲。出。重。圍。至。湖。州。城。下。收。集。殘。卒。三。千。餘。人。奮。勉。殺。敵。毀。其。三。營。趙。公。派。兵。接。應。入。城。堵。王。並。不。圍。攻。率。衆。退。駐。平。望。築。壘。二。十。餘。座。這。平。望。鎮。爲。浙。屬。之。嘉。興。湖。州。蘇。屬。之。吳。江。縣。三。路。總。匯。之。區。堵。王。於。沿。河。六。里。橋。梅。堰。等。處。徧。築。堅。壘。密。釘。排。椿。並。用。巨。索。鐵。練。橫。貫。鶯。脰。河。中。扼。險。以。阻。江。浙。之。路。趙。公。謂。知。府。吳。庸。



道平望。雖係小鎮。却關兩省來往之途。今被賊人所踞。不特信息難通。且糧運亦甚形不便。必須驅之出鎮。湖防方可稍鬆。未知老公祖有何良策。賜教須知。該知府既名吳庸。自然是無用的庸材。那裏能設畫策。便答道。兄弟自有生以來。軍旅之事。實未之或聞。况驚恐之餘。方寸已亂。安能妄參末議。總求老先生大裁。號令施行。兄弟仰聽驅策便了。趙公知吳太守乃膽怯之人。說也無用。便起身告辭出署。回至公館中。傳齊諸將及民團練長鈕家福等。吩咐修造砲艦槍船。剋期進戰。連破太平兵於亭橋馮家橋等地方。毀其沿河兵壘。容海率精兵萬名。從北路來援。趙公捲高袍袖。親執桴枹。正在鑿鑿擊鼓之時。忽然飛來一個砲子。打中頭上。大旗其聲隆隆。左右親兵無不面容失色。四散避逃。趙公神色自如。依舊鼓聲不絕。見李桂材與容海戰至二十餘合。仍然高下未分。乃派廩生李調元。練長鈕家福帶五百民團。都用鳴

金爲號。從左側小路兜抄。直至敵軍陣後。沖擊而來。容海正在酣戰之際。猛聽得本陣上一片鑼聲。只道是鳴金收隊。回頭一望。被桂材架過三尖兩刃。刀一槍直刺咽喉。容海剛剛回過頭來。見眼前一道銀光槍尖已到那阿呀的呀字。尙未出口。已從馬上挑下地來。清軍陣上鼓聲大震。槍砲矢石紛紛。劈面打來。李調元等亦率一衆民團橫貫敵軍。而出敵衆死傷無算。靡亂狂奔。次日趙公更統諸軍分途進戰。命李桂材蔣羅堃率兵二千從北路出鶯脰湖。李調元鈕家福率營兵八百名。練勇一千名。從南路出六里橋。另派王楚材統砲船百號。駛入湖中。都用利錐鐵鑿。將巨索鐵練。悉數鑿沉。堵王聞清軍幾路進攻。乃調兵二萬餘名。兩路出迎。水陸清軍槍砲齊轟。十分奮勇。太平兵不能支。紛紛潰敗。羅堃陣斬敵將三名。各軍俘獲亦近三千餘名。王楚材亦以戰船水勇。沖入沿湖敵營。用火繩火蛋。延燒帳棚。湖邊地闊風狂。

兩旁又多蘆葦之屬。火勢猛烈。紅光迷天。連毀二座水營。太平兵見火焰逼灼。無路可逃。都紛紛撲入湖中。幾乎無一脫逃。趙公復添調楚軍之在近界者。會攻平望。其湖屬之南潯、雙林、晟舍等鎮。所有練勇鄉團。亦各合衆助力。悉受調度。趙公乃密爲布置。令由鶯脰湖畫眉橋進兵。派李桂材從東路攻敵卡。李調元從西路撲敵濠。銜枚疾走。以必破爲期。桂材兵至卡邊。卡兵竭力堅拒。從木柵縫中。施放快槍轟擊。清兵中彈者無數。衆皆辟易。不敢上前。桂材肩昇開花大砲。手挽架車。從槍子如雨之中。直抵卡前。離卡不及半里。將巨砲置於架上。從容不迫。格好準頭。立時扳動火機。一聲猛響。把敵卡木柵轟去半邊。桂材拔出短刀。招呼部衆奮力向卡內冲來。守兵見柵門已破。知不能當。齊向老營退去。東路遂先報捷。音調元亦率衆踰濠。距躍而登。守兵以矢石灰瓶紛紛俯擲。調元毫不懼怯。揮刃而前。敵兵棄壘而奔。趙公率

各路團軍揚旂繼進。直追至堵王老營。軍士又搬石填濠。拔去幾重鹿角。大刀闊斧。搶入營中。堵王見險要盡失。料難踞守。卽開壁後營門。向嘉興一路而去。清軍將平望、鎮、克、復、大、軍、會、師、於、米、市、湖。各鎮鄉團自由練長。帶回本鄉防守。趙公督軍高唱凱歌。整隊回湖州府城。是時甯國、廣德之太平兵。聞黃文金屢爲湖郡防勇所敗。乃糾合大股。從安吉、孝豐等處。攻入浙境。圍攻郡城。趙公適從平望回來。見太平兵由杭坊港來撲。並分股犯青銅門橋。另有騎馬兵隊。攻入楊家莊。更由奚家莊西。分撲清營後路。並用砲船直犯西門。趙公分派諸軍。按途迎敵。各軍大勝之餘。士氣百倍。各路又皆奏捷。太平兵受傷落水者。不計其數。次日清軍追至龍山。復獲大捷。斃敵千餘名。蔣羅堃經過半山。見山坡下有一黃衣敵將。騎馬狂奔。羅堃在山頭大喝一聲。好似半空中起一個霹靂。那敵將吃一大驚。抬頭仰望。羅堃乘勢跳下山坡。把

他長髮揪住拖下馬來。兩旁敵兵見羅堃單身一人，要想上前搶救羅堃，拔刀不及，就把那人的身子當爲兵器，舉起雙足橫掃過來，恰巧把他的頭顱撞在敵衆刀槍之上。登時鮮血腦漿濺得敵兵滿頭滿面。羅堃左手擊人，抵敵右手，掣出腰刀比及那死尸，削折殆盡。腰刀已經出鞘，李桂材鈕家福率兵亦從徑路抄來，殺退敵兵，救出羅堃。合兵連破屯扎後山敵衆，其別股由仁廣山來攻者，亦爲李調元王楚材所敗，遂焚毀各路石壘，力解城圍。太平兵仍退回廣德州時，全浙地方僅餘湖州一城，久攻不下。故堵王備文赴蘇州，乞秀成添兵協助。秀成派譚紹洸率兵十萬名，至浙江相助。紹洸領命，星夜馳赴嘉興。堵王接着，心中大喜，重復整飭軍容，星馳電掣，直奔湖郡。殺來約計新舊兵將，共有二十萬，連營四十餘里。將府城圍裏一重公文糧餉，一概不通。趙公激勵諸軍，伺隙出擊，每戰輒捷，殺敵多名。敵兵畏懼，聲威不敢。

近城逼攻。惟遠扎營。緊困。自新春困至嚴冬。幾及一年。城中米糧將盡。總司糧餉員熊得勝。特來稟知趙公。稱倉中祇存七日之糧。目下四路皆兵。無可採買。不如收括民家之米。充作軍糧。以救一時之急。大人以爲如何。趙公連忙搖手道。不可。守城之道。全仗民心。民心一變。事將不可爲矣。况百姓亦同此受困。多時家中安有積存之米。若加收括。徒擾閭閻。糧米仍不可得。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事斷不可行。得勝道。然則七日之後。計將安出。趙公慨然道。守城之義。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幸而大數未絕。彼時自有機緣。果而糧盡。援絕。計無復之。亦惟有一死以報國恩耳。我家自去年至今。積有租米三百餘石。今當悉數充公。也可度過幾日。再寫榜文。告諭居民。如有積穀之家。願充兵餉者。俟將來解圍之日。給償優價。諒來無不樂從。卽命家人把歷存倉穀。盡數運至軍營。只留十餘石爲全家日食之需。召集男婦老幼。諭

之道。現在圍城之中。生死尙不可知。若軍士一日無糧。就要登時譁潰。我家爲郡中巨族。世受國恩。理應毀家紓難。今留下白米十石。如若照常造飯。勢必不敷。爾等可每日啜粥三餐。只求不致餓死。便是大幸了。家人唯唯答應。趙公自己亦與衆人同甘共苦。所以士皆効死樂爲之用。城外攻擊雖猛。城上守禦亦嚴。一日晚間。太平兵在青銅門外。用竹木支成高架。俯窺城中虛實。並以落地開花。更番轟擊。把南門城垣打毀三丈有餘。旅帥周接。四率衆踰垣而上。練長鈕家福。正守南城。亟督團丁拚死搶堵。以小火藥包燃線亂擲。燒死敵兵百餘名。趙公聞信。率李調元。蔣羅堃。從東門馳至。揮衆負泥搬石。填塞缺門。相持至三個時辰。接四負創退去。趙公吩咐軍士。修築堅完。小心守望。自己下城回公館。日夜籌商解圍之策。熊得勝屢次聒公。搜括民家米糧。趙公堅執不允。得勝見不用其言。心中怏怏。頗有怨望之意。私率幾十

個無賴勇丁。沿途搶奪米麥之屬。重價售於富家。得利之後。按股均分。并以收米爲由。率衆攔入民家。恣行勒索。有不遂其欲者。則叱弁兵非刑吊打。民不堪命。訴諸紳士嚴嘯巖。嘯巖據情告知吳太守。吳庸非但自己不敢究辦。並不敢告訴趙公。且囑嚴紳隱秘其事。不覺光陰荏苒。早已冬去春來。所有城中積米。一概將完。守兵每日僅以饘粥三餐餬口。而外援仍隔絕不至。趙公但以忠義勉勵其下軍士。皆感激流涕。誓以死守。仍募敢死壯士。夜縋砍營。斃敵極多。至正月將盡。熊得勝見民間脂膏已完。無可搜索。乃陰生變志。糾約心腹數十人。暗修降書。從西門城隅射入敵營。約於初三晚間獻門。小兵拾得。早進帳中。慕堵兩王一同拆閱。大喜道。趙妖頭守禦之堅。實爲他城之冠。若無內應。斷難破得。此城今何幸有此機會。真俺太平天國之福也。便傳下號令。準備攻城。到了初三黃昏時分。熊逆弁托名巡門。帶一衆心腹將



西門開放。太平兵已在外等待多時。見城門開處。發一聲喊。一擁進來。李調元正在城頭督守。聽得下面喊聲。情知有失。飛速抽身下城。見敵衆已擁進千餘名。周接四頭裹紅巾。手提利斧。當先領隊。調元急從黃沙街轉出。攔頭巷戰。與接四殺在一處。須知調元乃文墨之輩。雖然身材健壯。有些膂力。究竟武藝有限。無非仗著一股忠憤之氣。轉輾苦鬥。那裏敵得這些能征慣戰之人。被周接四攔腰一斧。早已送他歸天。熊逆弁久在湖城。路途極熟。率衆往各條街巷。放火焚燒民房。紅光四起。號哭盈天。此時趙公早得消息。要想督兵巷戰。回頭見各路火光。知難挽救。長歎一聲。忙解下腰間絲縵。在敵樓自縊。蔣羅堃。王楚材。鈕家福。李桂材等。均死於亂軍之中。知府吳庸。聞得城陷。吐出一口清痰。嚇破膽衣而死。太平兵因苦攻一載有餘。傷折甚多。蓄着憤恨已久。破城之後。殺戮甚慘。譚紹洸。黃文金。統後隊入城。卽忙下令封刀。

湖州百姓已吃苦不淺了。熊逆弁得勝，持香跪接口稱：小人熊得勝迎接二位王爺。天駕願王爺千歲，千歲。譚王厲聲道：你這該死狗頭，俺們天兵到此已過一年，你何以不早來投順？如今見勢窮力竭，早晚破城，故求獻門免死。麼況從前開仗之時，害我弟兄不少，并聞你這狗頭在此城中無惡不作。我們太平天國豈容得你這害民之賊？左右過來，快些與我綁出砍了。急得熊逆弁叩頭流血，大聲哀叫道：王爺請息雷霆之怒，待小人稟訴情由。堵王道：你尙有何說？快快講來。熊逆弁碰頭道：自天兵來攻此城，小的早有投誠之意。無奈趙景賢這廝巡查嚴密，無機可乘，所以遲誤至今。且小的專管糧餉之事，從不曾出兵臨陣，何從損害天兵？乞王爺開天地之恩，饒了小人狗命。罷。慕王怒猶未息，瞋目直視，嚇得熊逆弁低頭縮頸，抖做一堆文金。謂紹洗道：此人勢窮方降，固然罪不容誅。姑念尙有獻城之功，可以暫寬一死。又

附耳說道。此時若殺了他。恐阻他人來歸之路。不如留他性命。命他密往各處偵探軍情。信息即使被妖兵識破。擒去誅戮。正如假手殺之。否則我軍多一探事之人。亦自有益無損。倘再有害民之事。仍可把他正法。不知大哥以爲然否。紹洸頓悟。點首道。賢弟之言是也。即赦了熊得勝。並賞他一個點檢之職。熊逆弁忙扒在地上。磕了千百個響頭。方纔立起身來。看官這熊得勝壞了良心。開門迎敵。以爲是一樁天大的功勞。立刻可以封王拜爵。豈知二王嚴明嫉惡。幾幾乎身首異處。現雖把幾百個響頭。幾十聲王爺。從刀頭上換下性命。然亦只封得一名點檢。與千總不相上下。倒落了萬世臭名。作者替他想起來。何苦如此的爲非作歹。後來他跟隨慕王。回至蘇州。又潛至上海。偵探軍情。借寓在三洋涇橋和豐客棧。適蘇撫李鴻章麾下有一員旂牌官。與他素來認識。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恰巧相遇於大東門。是日天值。

陰。雨。旂。牌。官。眼。尖。遠。遠。瞥。見。他。從。那。邊。走。來。就。把。雨。傘。橫。轉。遮。住。自。己。面。孔。  
待。他。走。過。身。旁。就。悄。悄。跟。在。後。面。一。路。直。至。寓。所。認。明。招。牌。就。回。營。稟。知。李。  
公。李。公。聞。報。立。刻。派。都。司。周。盛。波。帶。二。百。名。小。隊。照。會。領。事。及。捕。房。往。北。兜。  
拿。並。命。旗。牌。官。同。去。作。爲。眼。線。盛。波。率。衆。至。小。東。門。吩。咐。軍。士。暫。在。洋。行。街。  
屯。扎。囑。咐。旂。牌。先。到。和。豐。棧。左。右。探。聽。其。回。店。與。否。至。二。更。過。後。回。報。熊。逆。  
剛。纔。進。寓。盛。波。卽。率。衆。軍。疾。抵。三。洋。涇。橋。把。和。豐。棧。團。團。圍。住。逕。至。熊。逆。臥。  
房。正。似。囊。中。捉。鼯。毫。不。費。力。軍。士。揭。起。帳。門。從。被。窩。中。拖。出。綑。縛。停。當。推。回。  
徽。州。會。館。大。營。李。公。早。知。熊。逆。罪。狀。見。他。推。上。帳。來。不。覺。勃。然。大。怒。略。略。詰。  
問。幾。句。口。供。卽。令。綁。出。轅。門。凌。遲。處。死。將。首。級。懸。竿。示。衆。凡。知。其。事。者。見。了。  
熊。逆。頭。顱。無。不。人。人。痛。快。此。是。後。話。表。過。不。題。當。下。幕。堵。二。王。走。上。東。門。敵。  
樓。見。趙。公。景。賢。朝。服。朝。冠。縊。於。正。樑。之。上。便。命。左。右。解。開。繩。結。放。下。地。來。擡。

摸心頭。尚有微微溫氣。乃用薑湯滾水。灌下喉嚨。須臾間。氣轉丹田。身子慢慢轉側。但聽得長歎一聲。張目看時。見周圍皆是敵兵。便閉目不復再視。慕王大聲說道。你乃在籍鄉紳。本無地方之責。今力戰苦守。幾及二年。亦可告無罪於桑梓矣。從前之事。各爲其主。俺們亦不計較於你。你若肯真心歸順。俺們當保奏天王。封你大大的爵位。你意下如何。趙公聽了。這許多言語。心中無名火。高了三丈。意欲奮身大罵一場。以盡臣節。但因身子初醒。精神疲倦。乃掩了兩耳。只作不聞。總是閉目無語。堵王又說道。凡人不可拘小節。而昧大義。你抱如此才具。若歸順天王。當不失封王之位。將來俺們太平天國。驅盡滿奴。你即可爲開國功臣了。趙公聽到此際。怒不可遏。勉強掙扎。說道。我官居二品。世受國恩。豈効貪生怕死之輩乎。我頭可斷。我身決不可辱。若要我降。除非滄海桑田。太陽西出。你們勿再多言。快些賜我一死。倒兒盛清。

紹洗等見趙公志不可屈。吩咐暫禁後營，囑從人好生看待，不可凌辱。便商議停妥。堵王率十萬兵，鎮守湖郡。慕王自率帶來蘇軍，返鎮蘇州。把趙公囚至蘇州，禁在慕王府中。後來嘉興爲程學啓克復，敗軍奔回蘇垣。揚言趙公暗通官軍，將獻蘇州土地。紹洗召至內堂，語之道：汝通官兵耶？趙公道：我本帶兵官，何得謂通紹洗？又道：汝獻蘇州耶？趙公道：蘇州本大清土地，何得謂獻紹洗？道：汝今死期至矣。趙公大笑道：此求之一年而不得者，遂肆口謾罵紹洗，舉洋鎗一發中胸而殞。正是

丹心一點歸何處，  
清史千秋仰大名。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李世賢敗走衢州 蔣益澄進師東浙

却說湖州在籍紳士清授布政司銜福建糧儲道趙公景賢被擄至蘇州不

屈而死。浙撫左宗棠飛章入告。清廷軫惜甚深。命照巡撫例賜卹。予諡忠節。在原籍地方建立專祠。春秋致祭。趙公爲前刑部侍郎。趙炳言第三子。由舉人議叙知府。幼有奇氣。以千古自命。嘗讀史至忠烈之事。如文文山。史閣部。諸傳輒慷慨悲歌。泣數行下。每謂人道大丈夫。生天地間。不爲忠臣孝子。何得謂完全之人格乎。及太平軍入浙。趙公以在籍紳士爲本城父老所推舉。總司湖郡團防。善撫循將士。與士卒同其甘苦。而號令嚴肅。信賞必罰。人皆懷其德而畏其威。無不樂爲之用。每戰輒捷。勞績甚多。與六合知縣溫紹原及天國九江守將真天候林啓榮同稱爲善守孤城之英雄。杭州再陷。敵衆以全力困之。戰守年餘。糧援交絕。清廷重惜景賢之才。令其棄城赴任。趙公顧冲圍可出。乃以桑梓情深。不忍舍去。遂及於難。表過不題。再說堵王黃文金鎮守湖州。派兵四出略地。附近雙林南潯晟舍菱湖等各鎮均爲收服。百

姓遭塗毒之餘，慘不忍言。以致盜賊蜂起，雙林之東有一小村，名曰驢村，有居民一千餘家，都係鳳林嚴氏。有嚴秉如、貫如、春波、福洲者，乃同胞弟兄，膽略甚優，爲族中所信服。當太平圍取湖州，各鄉鎮皆舉行團練，以保身家。福洲等亦集族人商議道：「府城雖有趙公搢拄，但敵人勢焰方張，殊恐難以持久。若幸而保全趙公軍威，所及自足庇我鄉村。萬一府城不保，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輩亦宜早爲之計。」老幼族人同聲道：「但求福相主裁。」我等無不願遵約束。福洲乃將合族壯年子弟編冊列名，計得精壯之士一千四百七十四名，喜道：「卽此足矣。」但能訓練成軍，足可當得一枝大敵，便派人稟明省憲，准給軍械，卽捐成巨款，派嚴春波至上海，購買洋鎗數百枝，快炮四尊，及火藥鉛彈之屬，雇船裝回驢村。一面量能授事，分派族人之諳武藝者爲之統帶，朝夕勤加操練。三月之後，衆人動作進退，皆已如法，居然成了一枝勁



旅製造數十方。大旂白底紅緣。上繡一個烏絨的大嚴字。名其兵曰鳳林團。成軍之後。福洲立定章程。間日一小操。七日一大操。每逢朔望之期。福洲春波等弟兄四人輪流演說將尊君親上之道。守望相助之義。及取古時立功盡忠之故事。剴切講論。因戒之道。宗族以恩軍營。以義我既蒙族人推爲練長。不得不秉公辦理。謹告諸位尊長伯叔子姪弟兄。須知在家爲長幼。在營爲將卒。軍令維嚴。各宜遵守。衆人闐然噉應。登時旌旂不動。人語無譁。儼然大將登壇的模樣。又派幾名精細的人。赴湖州各路打探消息。隔不幾時。忽報府城已於初三失守。現在太平兵分路殺來。福洲得報。卽令吹角聚軍。斂兵授甲。把大砲四尊。安置村西塘橋之上。四面要衝之處。建築高堡。外面護以兩道厚牆。以防槍砲。村前一帶水路。遍立木椿。椿上密置鐵釘。以爲攔阻敵船之計。安排甫畢。果然太平兵守了雙林。卽從四擺渡謝村漾等處。直指

驥村嚴秉如奉派扼守塘橋。見太平兵殺到。忙令團兵開砲。太平軍人以爲小小村莊。諒必無不服從。所以并不十分準備。被鳳林團槍砲齊施。一頓轟擊。竟打死了五百餘名。春波貫如亦各帶二百團丁。從塘橋北面殺來。抄在背後。團團截住。三路夾攻。擊斃太平兵無數。主將周接四拚命突圍而出。被練兵哨長嚴蘋洲從刺斜裏縱步飛來。順手拉住馬韁。一刀砍去。接四忙迫之際。想用斧頭來架。已來不及。早被蘋洲割下頭顱。趁勢推落尸身。躍登馬背。插好自己的短刀。就把大斧拿起。亂砍敵兵。這一場大戰。那派來的四五千兵。竟被鳳林團出其不意。或殺或擒。所逃無幾。村中鳴金收隊。衆人齊唱凱歌。福州命將周接四的首級。號令塘橋。以爲示威。使敵人不敢小覷。其陣亡死難之人。按名註冊。俟亂平後。向清廷請旌。又謂衆人道。賊人經此一跌。自必盛怒而來。宜早有以處之。便派秉如貫如蘋洲等吩咐如此。如此衆各

分頭去訖。果然雙林守將馬英得了敗兵報信。十分大怒。叫道：「好好好！你一個小小村莊，竟敢抗拒天兵。俺若不與衆軍報仇，不爲好漢。」立刻起身，帶二萬餘兵，傾壘殺來。又糾合菱湖晟舍之兵三四萬名，向驢村兩路夾攻。馬英自領前鋒，派旅帥浦鴻率戰船三百號，從謝村漾直進塘橋。水陸兵先後來到驢村。見村前四、五個高堡，虛插旌旂，靜蕩蕩不見一人。馬英原是鹵莽之輩，不管虛實，當先提刀拍馬，冲入堡來。背後四五千軍兵跟箸一擁而進，不到半里之遙，忽然村中起一聲號炮，四周樹木民房一齊火發。但聞喊聲大起。乘如從左邊殺來。春波、蘋洲亦從堡中轉出，截住堡門。馬英等四下無路，被烟火燒死大半。馬英棄了坐騎，冒烟突火，步行冲至堡門，被團丁用絆馬索絆住。亂刀砍成肉泥。凡已進堡牆之人，無一得脫。後隊萬餘名，正要上前接應，猛聽得一聲鼓響，堡門大開。春波等合兵一處，乘銳向堡外殺來。衆軍

見馬英一去不回。情知有失。個個無心迎敵。曳兵棄甲而奔。浦鴻駕船剛至塘橋。望見村中火光冲天。不敢前行。令人登岸探望。回報馬大王不知去向。但見妖兵大勝。正在那裏狂追。浦鴻聞知此信。急揮船回轉。雙林自保。汎地去了。當下福洲派秉如貫如在村把守。統春波、蘊洲等九百團兵。一路望西追殺。行至五里橋。見敵衆已經遠去。正要返旆回軍。忽望見村中一派火光。直冲霄漢。鎗砲之聲不絕於耳。吃驚道：「我們出隊之時。已將餘火澆熄。今何以忽有紅光且殺氣冲天。喊聲甚厲。諒來村中必有變端。」卽令衆團丁在五里橋暫札。派蘊洲同哨騎三名飛速向前偵探。不多一刻。蘊洲等氣急汗流。面容失色。回報告道：「不好了。菱湖晟舍之賊從村南破堡而入。已將全村房屋放火焚燒。秉哥貫哥寡不敵衆。竟至全軍覆沒。現在大隊賊兵至塘橋。離此不及三里了。福洲頓足歎道：「大勢去矣。尙幸族中子弟大半從軍。在此不致。」

同。遭。一。燼。只。可。憐。各。家。老。幼。必。然。難。逃。慘。禍。此。時。根。本。已。失。斷。不。能。撓。其。凶。鋒。惟。有。各。逃。性。命。的。了。春。波。道。聞。得。慶。總。督。左。中。丞。皆。在。衢。州。駐。扎。我。們。何。不。前。去。投。營。既。可。討。賊。立。功。又。可。請。兵。泄。恨。豈。非。一。舉。兩。得。麼。福。洲。搖。頭。道。這。話。雖。是。正。理。然。却。有。許。多。難。處。此。時。附。近。城。池。皆。有。賊。兵。把。守。若。見。我。們。經。過。必。來。攔。截。我。們。區。區。之。衆。不。滿。一。千。突。出。重。圍。豈。不。枉。送。性。命。依。我。想。來。還。是。丟。棄。旂。幟。刀。鎗。各。帶。盤。川。分。途。而。走。將。來。約。在。上。海。聚。會。至。於。不。測。太。平。只。得。悉。聽。天。命。的。了。如。此。辦。法。似。乎。較。爲。妥。當。未。知。諸。位。伯。叔。兄。弟。以。爲。善。否。衆。人。素。來。信。服。福。洲。以。爲。料。事。如。神。從。無。差。謬。見。他。這。般。說。法。無。不。樂。從。就。把。大。旂。洋。槍。等。物。綑。成。幾。束。丟。在。路。旁。空。屋。之。中。又。將。身。上。團。練。號。衣。盡。行。脫。去。各。帶。些。銀。子。乾。糧。珍。重。洒。淚。而。別。可。憐。如。荼。如。火。的。鳳。林。團。頃。刻。間。竟。變。作。東。鶯。西。燕。那。魚。鱗。櫛。比。的。驥。村。亦。變。作。一。方。焦。土。此。皆。是。團。練。

兵不知自量。輕舉妄動的惹禍招哭。後之辦鄉團者。正可引以爲鑒。也是時全浙皆歸太平。除衢屬玉山縣之外。無一片滿清土地。警報到安慶大營。會公不勝歎息。急發檄文。促令左宗棠、鮑超、蔣益澧、李元度等。各帶本部精兵。飛速馳赴浙江。左公接了文書。卽與蔣益澧、張景渠等商議道。浙江全省皆失。賊勢鷓鴣張。從前張軍門玉良、王中丞有齡。所部素稱勁旅。然所克諸城。皆有復失之患者。總由未得其法之故。大抵用兵之道。如櫛亂髮。必先尋其緒。然後逐節疏通。方可迎刃而解。鄙意以衢州一府。爲入浙進兵之區。諸君如有高見。不妨各自發表。益澧等同答道。大帥之論。切中機宜。卑職等敢不拜服。左公卽時傳下號令。以張景渠及知縣劉典。率精兵二千爲前鋒。以王開化將右軍。周茂先將左軍。蔣益澧在中軍保護。參贊機謀。大軍浩浩蕩蕩。取道廣信仙霞嶺。直搗衢州。時衢州府城已爲總督慶端派施效忠新近收復。

侍王李世賢率領大隊。自常山來爭將府城團團圍住。於東西北三門。連築壘二十餘座。排成飛燕之式。中間五大壘爲燕身。每壘以五千人守之。上築高臺。豎起一面鵝黃大纛。侍王親自居中駐扎。左右分十小壘爲燕翼。每壘以二千人守之。旗幟紛繁。紅黃相間。慶總督統施効忠。及總兵李定泰等。與太平兵隔水而軍。連開十餘仗。互有勝負。未曾破得一壘。左公大軍逕抵木金山。見前面敵壘阻路。便令安下大營。同諸將登樓車遙望。見二十餘座堅壘。密似貫珠。將府城隔斷在中。壘牆之上。密排洋鎗快砲。無數將弁軍兵。往來如織。左公看了一回。步下樓車。至中軍帳坐定。謂益澧道。我觀前面賊壘。排成飛鳥之形。擊其左。則右翼來應。擊其右。則左翼來應。擊其中。則左右來應。其法與長蛇陣相仿。頗不易攻。必須將軍兵分爲三路。使他不能兼顧。方可以全力圖之。益澧道據末將愚見看來。左右賊壘。固屬迴環相應。不可偏

攻。惟。中。間。大。壘。自。係。賊。首。所。居。諒。必。有。重。兵。把。守。若。未。克。左。右。而。遽。攻。其。中。則。兩。翼。之。鎗。砲。皆。能。兼。顧。得。着。我。軍。傷。損。必。多。不。如。緩。圖。其。中。悉。銳。先。攻。左。右。兩。翼。左。右。翼。破。中。央。無。自。固。之。勢。賊。將。白。遁。無。憂。也。左。公。然。其。計。卽。命。益。澧。督。開。化。景。渠。攻。其。右。自。率。茂。先。劉。典。攻。其。左。但。聽。得。一。聲。號。砲。清。軍。耀。武。揚。威。分。兩。路。向。敵。壘。殺。來。在。濠。邊。排。開。隊。伍。都。用。洋。鎗。快。砲。向。壘。上。打。來。守。兵。亦。還。砲。相。攻。戰。至。兩。個。時。辰。清。軍。已。傷。折。了。數。百。名。敵。壘。却。分。毫。未。動。周。茂。先。忿。怒。填。胸。飛。身。躍。下。坐。馬。在。軍。士。手。中。奪。過。一。塊。藤。牌。那。壘。濠。有。三。丈。餘。闊。濠。邊。都。插。極。粗。毛。竹。上。嵌。利。刀。茂。先。奮。不。顧。身。把。大。刀。向。岸。邊。注。定。湧。身。一。躍。飛。上。壘。牆。左。手。高。執。藤。牌。以。擋。矢。石。右。手。舞。動。大。刀。砍。近。身。的。守。兵。不。防。倒。下。一。面。大。旂。正。打。在。茂。先。身。上。藤。牌。落。地。右。邊。飛。過。一。個。鎗。子。擊。中。前。胸。茂。先。口。吐。鮮。血。自。知。身。受。重。傷。急。飛。身。跳。下。地。來。縱。過。壘。濠。到。得。本。陣。



旂門邊大叫一聲仆地而絕。劉典等憤甚。揮衆兵砍木爲橋。一擁過濠。在牆邊佈滿雲梯。從鎗砲如雨之中。拔援而上。守兵被茂先殺過一陣。也知清軍利害。見劉典又執旂當先。已登壘頂。便無人敢來迎敵。四散奔逃。清軍陸續隨登。殺斃長髮守兵一千餘名。帥葉見名亦爲都司高連升所斬。劉典開壘門納師。左公督率大軍進了此壘。計得槍砲旂章等百餘件。卽派劉典率得勝兵三千往助蔣益澧。時益澧正攻右翼之壘。景渠開化分東西環擊。皆已過濠。逼壘牆而陣。益澧吩咐軍士用木板搭成高架。踞立其上。施放洋槍。景渠等在牆邊倚設長梯。趁守兵與官軍對擊之時。全神照顧架上。便緣梯直上牆頭。橫槍亂掃。打翻了十餘個守兵。王開化亦從東路攻破壘門。清軍分頭齊進。副丞相周必達率衆抵死來迎。與開化戰在一處。景渠在壘上看見亦飛速下來助戰。必達用兩條軟鞭。上下盤旋。十分了得。二將力戰多時。

尚然未分勝負。益灃統後隊精兵。殺進壘門。正要上前相助。適劉典之軍飛馳來到。見張王二將和周賊殺得難解難分。連忙捲動銀鎗。殺入鞭光影裏。那周必達力戰。二人本已有些力怯。忽見又到一員上將。鎗光閃爍。奪日爭晴。知非尋常本領。心中又添了幾分怕懼。手中雙鞭略慢得一慢。早被開化揪住黃衣。拖下馬來。旁邊親兵見了。亟過來按住。綑縛停當。端整回營請功。此時壘中殘兵。擒斬殆盡。天已昏暮。清軍就在壘中安歇。益灃命劉典帶原來三千人馬。仍回左寨。囑其稟明左公。約於明日清晨。出隊進攻第二壘。當晚無話。次日黎明。兩路同時整隊出營。直奔第二壘邊。排列快槍利砲。悉力攻擊。守兵因頭壘已失。無所蔽屏。個個有些心怯。清軍乘勝而來。人人奮勇。個個向前。從辰牌攻至下午。左翼第二壘已克。右軍次第報捷。左公見爲時尙早。遂傳令大軍乘銳進攻。又遣旗牌官乘坐快馬。飛催益灃進兵。未及二

更。左。右。十。六。壘。均。已。一。律。掃。平。方。才。鳴。金。收。隊。就。在。中。央。五。大。壘。之。前。立。成。大。寨。左。右。兩。軍。仍。舊。合。爲。一。處。王。開。化。解。上。周。必。達。請。左。公。發。落。必。達。跪。地。哭。求。道。小。的。本。是。販。鹽。良。民。誤。被。賊。人。逼。脅。不。得。已。而。相。從。家。中。尚。有。九。十。餘。歲。的。老。母。倚。著。小。人。爲。活。小。的。若。然。死。了。母。親。無。人。瞻。養。必。要。餓。死。求。大。人。恩。典。超。生。小。的。從。此。當。改。過。自。新。誓。不。從。賊。的。了。左。公。冷。笑。一。聲。尚。未。開。口。帳。前。閃。出。開。化。景。渠。同。稟。道。這。賊。使。用。雙。鞭。武。藝。十。分。了。得。末。將。等。雙。戰。多。時。尚。難。斬。却。幸。劉。太。守。前。來。相。助。方。得。成。擒。大。抵。這。賊。從。逆。多。年。必。係。著。名。的。悍。目。所。供。之。言。未。可。深。信。家。中。有。老。母。之。說。諒。來。也。是。子。虛。留。之。恐。爲。後。患。乞。大。帥。軍。令。施。行。左。公。笑。道。不。消。將。軍。說。得。看。這。賊。面。露。凶。光。顯。非。善。良。之。輩。也。不。知。害。過。多。少。好。人。如。今。一。派。胡。言。要。想。倖。逃。法。網。哈。哈。未。免。太。遲。了。卽。命。刀。斧。手。推。出。轅。門。斬。首。號。令。記。了。衆。將。的。功。勞。賞。犒。三。軍。畢。派。人。

將周茂先的旅櫬就近載至安慶。再由安慶雇船送回湖南原籍。不題。侍王聞左右二十堅壘兩日之中皆爲官軍攻破。從座上直立起來。顧左右道。這左妖頭如此利害。如何與他相敵呢。黃文英道。王爺勿憂。現在兩翼雖失。而中央五疊之內。尙有精壯二萬餘名。安在不可一戰。明日可領營出隊。以與左妖頭決一雌雄。若能得勝。自然不必說了。卽有不利。拚著棄此五疊。從常山一路退回嚴州。彼時再調齊各路天兵。重來報復。未爲晚也。侍王忽心亂如麻。也想不出甚麼別計。就依了文英之言。次日早辰。點齊壘中一應賊兵。將壁門開處。踰濠喊殺而來。清軍探子飛報進營。左公督益澧等諸將出隊迎戰。因謂益澧道。我正要進攻中壘。彼倒先來撩我。真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了。今日必須殺他個片甲不留。方可解衢城之困。諸君各爲我努力向前。衆將齊聲得令。三通鼓罷。大軍列陣戰場。天將朱錦南已揚鞭橫槊。立

馬。咳。心。大。叫。妖。頭。快。來。納。命。張。景。渠。一。馬。飛。出。旂。門。喝。道。逆。賊。休。得。逞。強。俺。張。將。軍。來。也。登。時。刀。槊。相。交。馬。蹄。雜。沓。兩。軍。陣。上。鼓。角。齊。鳴。戰。場。裏。烟。塵。抖。亂。吶。喊。連。天。鬥。到。三。十。餘。合。錦。南。氣。力。不。加。槊。光。散。漫。被。景。渠。刀。尖。刺。進。咽。喉。錦。南。慌。忙。低。頭。閃。避。恰。巧。刀。尖。劃。過。面。門。把。鼻。子。帶。去。了。半。個。鮮。血。直。流。痛。不。可。忍。急。把。左。手。掩。住。面。門。右。手。拖。了。軍。器。撥。馬。向。本。陣。逃。回。侍。王。見。他。滿。頭。是。血。亟。問。何。處。著。傷。錦。南。顛。了。鼻。子。急。切。說。不。清。楚。侍。王。性。急。連。聲。問。道。你。倒。底。是。何。處。受。傷。爲。何。說。不。清。楚。莫。非。被。他。敲。去。了。牙。齒。麼。錦。南。痛。得。不。能。開。口。只。得。把。左。手。放。開。指。著。半。個。殘。鼻。咬。牙。說。道。你。看。你。看。侍。王。見。此。形。狀。又。是。好。笑。又。是。可。憐。便。命。從。人。把。他。扶。到。後。軍。臥。在。糧。車。之。上。一。面。又。命。黃。文。英。出。戰。清。軍。隊。裏。換。了。王。開。化。躍。馬。提。槍。直。取。文。英。文。英。舉。鐵。棍。劈。面。交。還。鬥。至。十。餘。回。合。文。英。漸。漸。有。些。力。怯。恐。照。朱。錦。南。的。榜。樣。自。想。道。

這員敵將用的是長鎗。更不比得刀尖。若被他刺中一下。休說鼻子難保。只怕還有性命之憂。不如趁早見機而作罷。就把鐵棍架過長鎗。賣個破綻。回馬飛奔。清軍連勝二陣。兵威大振。左公在中軍望見。便把令旂揮動。益澧劉典催動全軍。如潮浪般湧來。侍王見來軍勢大。不敢抵敵。棄了五個大壘。率衆向常山一帶而奔。剛至七里橋。又遇慶總督所派之軍。被李定泰施效忠等大殺一陣。侍王突圍而出。身旁僅存數百殘兵。朱錦南亦爲亂軍所殺。左公解了衢州之圍。留兵一千鎮守府城。自統大軍跟蹤追勦。卽連克常山縣城。因常山乃浙邊至要之區。故左公親自扎營扼守。派蔣益澧、景渠等諸將進兵恢復各城。益澧奉了將令。卽分一半精兵。尅日拔營前進。軍至台州。該郡紳士民團練長梅寬叩營來見。益澧約其會攻府城。當下計議已定。官兵民團合爲一隊。逕攻田市敵卡。殺敵四百餘名。遂逼仙居縣城。悉力攻打。

復殺敵數百名。太平兵敗退入城。梅寬分派民團。設伏於左右山中。誘敵出城。太平兵果中計來追。將近山坡。兩下伏兵齊出。四面兜圍。斬首千餘級。並生擒延天義李元徠。卽時梟首示衆。立將仙居縣城克復。益澧命軍士歇力一宵。復統民團進攻台州。士皆奮勇立拔。府城殺敵賊甚衆。並擒斬太平王爵李洪藻。李遇茂二名。各兵團乘勝直撲黃巖。分路截殺。又陣斬主將李尙楊。佐將鄧積士。又克復黃巖縣城。其太平宵海二縣亦經地方官獎率團民攻殺克復。至分守縉雲樂清二縣之太平兵。疊經夾擊。亦爲本處民團所驅。計一月之中。台州一府六縣均已復爲清有。且又藉民團之力者居多。士氣爲之一振。益澧重獎梅寬。及一衆民團。次日卽進師宵郡。派張景渠招集廣艇。聯合英國洋兵。疊克宵波府鎮海縣城。英國提督何伯請江蘇李巡撫分常勝軍前往助守。時尙有大宗太平兵駐守在青田縣。益澧派王開化劉典。

各帶精兵一千。會同慶總督部將總兵秦如虎。以長龍砲船往勦。環攻三晝夜。開化率勇由東門架梯直上。手刃執旂守將二名。兵勇一擁而登。守兵不能抵禦。遁出西門。由山北一路退去。遂復青田縣城。正是

鴻運尙隆冀北虜 大軍連克浙東城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忠侍合兵圍大寨

葆荃立戰守營濠

却說左宗棠督兵入浙。駐營常山。派蔣益澧進師東浙。連克台州郡縣。及青田縣城。太平着着失敗。向山北一路退去。黃開化劉典收得勝兵回營。在青田屯扎一宵。翌日進攻處州。高連升以銳卒五百人。連破北門石疊三座。太平兵退走入城。悉力固拒。益澧揮兵分四門攻擊。仍令連升在西北城隅。擇護河較狹之處。暗開地道。埋好炸藥。至半夜時分。轟裂城垣五丈有奇。清兵



齊從缺口登城。立將處州克復。城兵越河而遁。駐守縉雲縣。連升率兵跟蹤追殺。此時太平軍心已寒。聞風先走。遂卽收復縣城。料理已畢。清軍直抵嚴州。新任知府魏喻義帶團兵二營。扎北門十里楊村。聞益澧軍至。卽來大營謁見。稟稱方纔得着諜報。賊兵欲傾巢出犯。蔣益澧卽命開化隨同魏太守設伏於鍾家嶺。是晚二更。太平軍果乘夜出城。將襲分水縣。前隊行至鍾家嶺。忽左右山谷中。伏兵齊起。四面圍殺。可憐太平精兵五百餘人。無一脫者。後隊驚怯。返退入城。魏喻義王開化得勝之後。至夜半時分。催督諸軍。捲旂疾抵郡城。於西北門豎立雲梯。攀墉而上。立克嚴州。殺戮萬餘。焚溺無數。燒船二百餘隻。獲印數十顆。馬匹旂械無算。所有府城善後事宜。自有魏知府料理。開化率兵回營。益澧錄了功勞。卽統全軍進規紹興。一路攻克浦江諸暨二城。天將何文濤率衆由紹興退撲餘姚。連升等率衆迎抵太平軍。又敗。

遁。而東陽永康等處。敗兵復紛紛逃至。清軍合隊縱擊。殺戮甚多。劉典乘勢率軍從獅子嶺。逕走府城。益澧另派張景渠。會合甯波諸軍。從象山進薄紹興。南北交攻。卽將府城恢復。太平敗兵萬餘。與桐廬守兵沿江築石疊數座。謀再抵抗清軍。劉典等水陸合攻。以火球盤空飛入。恰遇順風團團烈焰齊向壘內撲來。紅衣盡著黑霧迷睛。都棄械撲入水中。又爲戰船擒殺石壘。既破桐廬。遂克而蕭山守兵亦渡江。退入杭州。浙東由是不見太平旗幟。蓋當時江南援浙之軍亦曾克復諸城。而頭痛救頭。脚痛救脚。此往彼來。兵力徒傷。仍無補於大局。自左公扼扎常山。益澧從衢州入手。逐漸東趨。如理亂絲。然頭緒既得。則路路清疏。所克諸城。遂無復失之患矣。惟是勢如破竹。快利無比。數十萬太平兵。何無一人足稍與抗。而如是敗之速也。噫。此非人之才不才。實兩軍暮氣朝氣之分耳。憶昔太平初興。軍鋒所至。清兵皆望風而逃。

惟向榮稍稍耐戰而亦不能成尺寸之功。今則天國之精銳已盡而湘軍之銳氣正盛。所以不待交鋒而勝敗之勢已先定矣。蓋優勝劣敗之公理。雖不僅限於軍界而於軍界尤爲彰明較著也。兵氣旣易於是湘淮之軍遂克成滿清中興之業矣。嗚呼。再說侍王李世賢自衢州敗後遁至杭州。正欲渡錢塘江再取東浙。忽接忠王李秀成來信約其至蘇州大會共商金陵解圍之策。侍王接了公文。卽日取道湖州由太湖入蘇。原來忠王見雨花臺之圍歷久不解。金柱關大勝關諸要隘。又均爲清軍所得。國勢日益窮蹙。心中憂懼萬分。計惟聯合大軍先解天京之圍以固根本。乃遍發檄文約侍王李世賢納王郅雲官比王伍貴文康王汪安鈞甯王周文嘉潮王黃子澄孝王胡昇文會王蔡元滢烈王費天將護王陳坤書佐王黃和錦翰王項大英列王方成宗直王林得英端王藍成春咸王陳榮譽王李瑞生祥王黃隆芸導王陳

仕榮、東王、賴桂芳、歸王、鄧光明、偕王、譚體元等二十二勳王，尅日在蘇州取齊。隔不數旬，諸王陸續到來。侍王亦後先繼至，均集於慕王府中。當下府堂之上，大排筵席，羅列珍羞，衆王相將入座。忠侍兩王雖然同一稱王，而功業尤爲諸王之冠，故坐了首次兩座。其餘諸王各依爵位坐定，酒至數巡，秀成擎杯開言道：「今日諸位弟兄皆在我，有一件大事相商，望衆弟兄各抒高見。」諸王同聲說道：「大哥有何吩咐？」小弟等洗耳恭聽。秀成道：「曾九妖頭自安慶東下以來，連克我名城要隘，現在於雨花臺一帶，遍作巨壘，長濠，大有持久之意。雖我天京中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妖兵自不能爲巨患，但長此受圍，終非善策。且我等水陸往來，被他阻隔在中，亦覺十分不便。衆弟兄有何良策可解此圍？」各王聽了，你我面面相覷，不發一言。都目視李世賢。侍王卽答道：「從前和張兩妖之軍，稱爲天下第一勁旅，然而我天兵一到，立刻一敗塗。」

地。現在我們散開各處。要緊攻略蘇杭。致被曾妖如此猖獗。大哥既以爲憂。何不調齊各路天兵。直下雨花臺。諒曾妖手下。不過區區二三萬人馬。安能擋我天兵。大哥及衆弟兄以爲何如。各王見秀成不言。那個肯置可否。都張開幾張大口。望著首座。秀成沉思半晌。說道。我亦同有是心。但此舉非同小可。必須布置周密。方保萬全。否則打蛇不死。反受其害。據我的意思。擬與賢弟分兩路起程。我從蘇州取道鎮江。攻其江東橋一路。若能破得數營。更可斷其運道。糧餉一斷。曾妖數萬之軍。不難傳呼而潰矣。萬一攻之不拔。亦可扎營該處。以待賢弟之軍。賢弟可回浙江。添調精兵。從徽甯一路繼進。以圖左右夾攻。慕王譚紹洸道。甯國等處。有鮑張兩妖之兵。在彼盤踞。若見我軍經過。必從後路掩攻。這倒不可不防。秀成道。所慮甚是。我當檄令輔王楊賢弟。急攻廣德州城。以牽制張鮑之軍。便可不妨事了。護王陳坤書道。彭楊二

妖的水軍現泊天京護城河口。離雨花臺祇有里半之路。若見我軍攻營。必前來接應。亦須將他牽制方好。秀成點頭道。賢弟所見不差。就煩賢弟帶本部天兵。往攻金柱關。不但可牽綴彭楊二妖。亦可橫格甯國妖兵之聲勢。倒是一舉兩得。最緊要的事。護王唯唯答應。秀成又道。甯國鮑張及彭楊水師這兩枝妖兵。雖已安排妥協。然而還有一事。亦當今必不可少之著。前聞李妖頭鴻章有駐營鎮江之說。現雖尙未移兵。然却不得不防。恐彼乘我動身之後。或來襲攻蘇郡。或來援救。曾妖均屬意中之事。不如先發制人。使李妖不得遠離。上海衆王聽了。同聲稱是。秀成卽命譚紹洸。邵雲官。率蘇嘉精兵。自崑山太倉東進。以牽制李妖之軍。二王亦唯唯答應。當下計議已定。又各暢飲一番。談論些別處軍情。說到天京朝政。秀成繙眉道。衆弟兄若不說起我。亦不復提及。今天王久不臨朝。一應政事。皆由發王達王執掌。二王乃

食粟貪貨之材。安能當軍國重務。朝政日非。殊堪浩歎。若胡以冕在時。尙可協同調度。且二王亦有所顧忌。不至任意胡行。不幸以冕得病而死。此外更無一人可屬大事。二王愈覺肆無忌憚。天王又不辨賢奸。一味袒護。倒生疑忌。我輩之心。當此妖逼天京。而內政如此。吾恐天國之憂。不在妖兵。而在蕭牆之內也。秀成說到此際。不覺滴下淚來。侍王亦喟然歎息。其餘衆人聽了。秀成所說。個個無可答言。看官這衆王之中。惟秀成世賢二人。是讀書人出身。至其餘各王的出身。不是燒煤炭。便是販私鹽。大半係屠狗椎牛之輩。教他放火殺人。是他本分。如今與之講軍國重情。正是對牛彈琴。無怪其不能回答了。須臾席散。便按照機謀分頭進行。世賢自回浙江。坤書自回常州。紹洗雲官等。收拾軍需。端整出兵。東下秀成。自率潮王。孝王。會王。佐王。翰王。列王。直王。端王。咸王。譽王。祥王。導王。東王等。一十三王。盡起蘇杭之衆。及各處

精銳號稱六十萬人。尅期出蘇州。由江陰福山一路直返金陵。又發公文。知會輔王楊七麻子。攻打廣德州。其餘歸王偕王宵主康王等諸王。各回所守之城。去訖。早有探子得此消息。飛報安慶省城。及金陵雨花台大營。曾公聞報。卽修書諄囑國荃。令其多派間諜探聽敵情。嚴飭營中諸將。勤加訓練。一切壘濠壘牆。迅速修築完固。以防內外夾攻。又囑國葆謹守糧道。在江東橋左右。添築砲臺。將營後河水淺深。繪成圖樣。寄回安慶營中。以便察閱情形。函示方略。並飛調浙軍。蔣益澧蘇軍。程學啓帶兵回援金陵。而是時適在七月初旬。秋暑非常。疫癘大作。金陵徽衢甯國之軍。死亡相繼。又得大股敵兵。將撲金陵大營之信。心中警惕。寢饋難安。自以時會艱難。以一身而當此重任。既爲造物所忌。又恐貽隕越之憂。因疏陳大江以南。疾疫盛行。請簡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江南。會辦軍務。當奉清廷上諭云。大江南岸。疾疫盛行。前



據該大臣奏到卽深軫念。曾經寄諭進攻金陵。不必急求速效。惟求有以自立。傷亡戰士。並須加意拊循。茲據疏稱。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甯國、金陵、徽、衢、上海、蕪湖、各軍。皆以疫腐死亡相繼。猛將如黃慶、伍承瀚等。先後物故。鮑超、張運蘭、楊載福等。均各抱病。軍中甚至炊爨寥寥。此時戰守均無把握。自屬實在情形。惟懇請由京簡派親信大臣。前往會辦。以分責任之重大。挽氣數之艱難。諒該大臣亦爲憂勞焦灼所迫。朝廷信用楚軍。以曾國藩忠勇發於至誠。推心置腹。倚以挽救東南全局。自諸軍進逼金陵。逆匪老巢已成阱檻。惟以時會艱難。城不易得。疊經寄諭。總以毋徒求效。且夕。惟當立足不敗之地。以俟可乘之機。矧茲疾疫繁興。各軍將士。疲病之餘。詎忍重加督責。該大臣惟宜愈矢忠誠。拊循加意。使軍心益固。沴氣潛除。各營疾疫將士。其各傳旨優加存問。本應明降諭旨慰勞。誠以事關軍務。或恐人心疑懼。且

致奸宄從而生心。賊人益張凶焰。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當此艱危時勢。又益以疾疫流行。將士摧拆。深虞墮士氣。而張寇氛。此無可如何之事。非該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闕。足以上干天和。惟當齋心默禱。以祈上蒼眷佑。疹戾全消。我君臣當痛自刻責。實力實心。勉圖禳救之方。爲民請命。以冀天心轉移。事機就順。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既當其厄。賊中亦豈能毫無傳染。想該大臣鬱憤之餘。未遑探詢。刻下在京。因無可簡派之人。環顧中外。才力氣量。如曾國藩者。一時實難其選。該大臣素嘗學問。時勢艱難。尤當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云云。曾公接了清旨。感激涕零。謂馮樹堂道。天恩如此高厚。國藩雖駑鈍。敢不益加奮勵。竭盡其愚。以仰報殊恩於萬一哉。是時士卒死亡大半。而忠王李秀成。率領十三王。號稱六十萬人。水陸並進。自蘇州直撲金陵。醫聚雨花臺附近。東自方山。西至

板橋鎮旗幟林立。戈戟層層連扎。一百餘里。於清軍營濠之外。縱橫堅疊。密若天星。嗚嗚畫角之聲。東聞於蕪湖。南聞於鎮江。炊飯之烟。高冲霄漢。數十里外。皆能望見。江東橋河中。萬千船隻。不能停泊。只得拖置岸上。堆積至數十重。馬匹所食之草料。近處不敷。應用派千餘老弱之兵。赴金焦常州等處。刈割用車輻運。至金陵。於閏八月中旬。直逼清軍營。疊尤趨重於東西兩隅。以西洋落地開花大砲。前後轟擊。聲動天地。將國葆江東橋大營。包圍十餘匝。編粗竹爲浮橋。踰濠直進。國葆督率衆軍。憑牆堵禦。以毛瑟快槍。擊死冲濠之兵千餘名。而忠王在後。持刀督陣。前隊不敢望後。只得拚命向前。人數過多。不堪擁擠。忽然豁喇一聲。浮橋壓斷。人衆紛紛滾下。登時尸與河平。潮王黃子澄。指揮前鋒悍賊。藉尸以登國葆。卽督諸將。大開壁門。奮呼殺出。李成謀執刃當先。縱步如飛。一躍至潮王馬前。怒喝一聲。舉大刀當頭砍去。潮

王。急。忙。低。頭。一。閃。被。成。謀。抓。住。頭。巾。潮。王。竭。力。掙。脫。那。頸。邊。長。髮。已。扯。去。四。五。十。根。頭。皮。帶。破。鮮。血。淋。漓。急。忙。回。馬。飛。逃。成。謀。舉。起。紅。巾。隨。手。望。敵。陣。中。擲。去。身。子。隨。著。滾。進。陣。中。太。平。兵。見。一。道。紅。光。忽。然。飛。到。不。知。是。何。物。件。正。在。仰。面。諦。觀。成。謀。已。趕。到。陣。前。連。砍。執。旗。兵。將。數。名。太。平。兵。駭。而。却。走。國。葆。乘。機。擊。鼓。催。動。三。軍。追。至。小。河。邊。斬。級。十。餘。個。焚。燒。岸。上。船。四。五。百。號。方。才。收。隊。回。營。次。日。秀。成。又。約。會。城。中。章。王。順。王。等。四。五。萬。衆。突。出。太。平。門。援。兵。亦。分。道。並。進。勢。如。風。雨。銳。不。可。當。直。撲。國。荃。湘。中。字。老。營。國。荃。督。飭。李。臣。典。蕭。孚。泗。等。以。大。砲。數。百。門。密。排。壘。牆。之。上。裝。好。子。藥。手。按。火。機。忍。而。不。發。伺。敵。逼。近。濠。邊。支。搭。浮。橋。勢。將。踰。河。而。進。國。荃。把。令。旂。揮。動。砲。兵。卽。燃。砲。攻。擊。打。斃。冲。鋒。悍。敵。數。百。名。太。平。兵。踣。伏。在。地。不。敢。上。前。然。仍。不。退。後。壘。上。砲。聲。略。歇。濠。邊。殺。聲。又。起。歷。四。晝。夜。不。息。清。軍。百。方。堵。禦。太。平。亦。更。休。迭。進。國。荃。

吩咐軍士取短繩數百條。一端縛以巨石。一端縛以藥包。燃旺引線。遠遠拋擲。又將踰伏之敵。燒死數千。而城內章王等。又同時圍攻湘中營之後。其兵皆用籐牌。縛於頭頂。以擋砲彈。手中各執快槍。蜂擁而前。并以大砲置塌車上。拖至濠邊。轟擊營後壁門。陳湜、易良虎、登牆督守。見敵兵不懼槍砲。便命軍士放下洋槍。取過火弓。火箭。以小火藥包。扎在箭尖之上。紛紛射去。須知籐牌都係桐油浸透之物。刀槍矢石。俱不能入。惟有一利。必有一害。遇火却極易燃燒。登時烈烈烘烘。籐牌盡著。敵人恐延著頭髮衣服。忙把籐牌解去。壘上清軍望見。急忙用快槍快砲打來。斃敵約近五千。敵猶抵死不退。略隔片時。章王軍中鼓聲又起。復揚聲喊殺而來。攻撲愈猛。時清軍壘外之護濠。已爲亂石亂屍填滿。不消用得浮橋便可逕至壘下。清兵惟憑牆抵禦。目不敢瞬。又歷六晝夜。忠王見仍不能破。乃派大股勁旅。分東西兩路進攻。另分

兵直趨白下洲抄出前湘營左湘營猛字營等之後勢將包圍劉連捷彭毓橘率銳卒千名猛然拔卡而出飛斬其領隊天將三名並冲入陣雲之中砍倒其大旗二面敵衆少却清軍乘夜於洲前築石壘十餘座派兵扼守以接各營之氣而敵之圍逼西路者百計環攻已歷七晝夜各營料其疲乏突開壘門分幾路出擊鏖戰數小時破其四壘陣斬會王蔡元濬忠王見不能得志於西路乃悉銳攻老湘營之東諸道並出銳不可當直逼營濠而陣洋鎗洋砲密若飛蝗潛通地道百計環攻國荃親督各營將士負牆露立日夜不眠老弱埋鍋造飯饋餉諸軍士皆在牆邊立而窺敵見敵兵相離尙遠不動聲色按砲不燃及冲至濠邊乃以大砲火球盤空飛擊喪敵一萬有奇太平兵氣少衰白晝不敢猛攻夜間仍按班環攻又歷十一晝夜迄未休息一日太平軍又負板蛇行而進蜂燧蔽天槍子如雨冲至濠前將所負之板支成

橋形吶喊踰濠而上。清軍見其已近不及開鎗。急以長矛格刺敵衆紛紛墮下。尸滿牆邊而拽尸復進抵死不退。國荃見勢已瀕危傳令開門殺出衆將一聲答應金鼓齊鳴營門頓啓國荃一馬當先執旂督陣忽一個槍子飛來正中左頰血流交頤諸將慌忙上前動問齊道大帥暫可回營將息待末將等上前殺賊便了國荃奮然道不死帶傷爲將之所常有今不過區區微傷何庸介意本帥受國厚恩常抱馬革裹尸之志但使一息尙存終當奮圖報效諸君如愛我爲我努力向前可也卽拔出佩刀割下一方旂角裹住創口仍復揮動令旂躍馬向前諸將見元帥尙且如此使個個奮不顧身直冲敵陣中堅刀劍齊施人馬凌蹕擊斃前鋒數千敵乃略退數里至九月初旬侍王李世賢率五王十天將等衆數十萬人自浙江繼至與忠王合復進逼湘軍各營結壘於清軍長濠之外相距僅二十丈攻撲愈猛另分股圍攻吉字

營砲台國荃親率精兵馳救蕭孚泗陣斬黃衣天將一名割其首級擲入敵軍敵乃大潰立解吉字營砲臺之圍後此數日之中敵來愈衆用箱匱實土排砌濠間暗開地道清軍先以火箭攢射後出銳卒擊之國荃又派易良虎李臣典毛有銘等三將挑選死士五千分隊各率三路進攻毀西路敵壘十二座而東路之敵環逼不懈又歷六晝夜是日太平軍埋地道二穴同時轟發土石上飛太平兵踰牆而進前者旣殫後者復登擁入蹋口之兵已各有千餘劉連捷彭毓橘等疾督各軍拋擲火球間以槍砲矢石搶險三時堵塞缺口並於烟開土落之中分頭冲出忍死決戰將蹋口以內之敵誅戮無遺濠外敵兵復舉旂喊殺而前國荃飛令各營同出精兵抄殺將敵之驍悍者摧折無算其同時迸裂者有副湘營亦經官軍負土塞牆兜抄擊退而同被敵圍者又有新湘等七營復經內外夾擊敵亦潰奔計三晝夜之間太平兵



陣亡逾萬。忠侍兩王雖受大創，而尙圖再逞於東路。別開地道於西路，決長江之水灌江東橋。國葆之營以冀斷官軍糧道。國葆在高埂增修小營，令水師駐泊雙牖以護饋運之路。國荃與諸將共議制賊之策，莫若審賊所向，隧而迎之。部衆皆以爲然。仍命各軍迅修內濠，內牆分兵連破其七壘。四穴掘穿地道五處，殺其掘子軍無一生者。國荃遂催督諸軍乘敵懼伏之時進拔十餘卡，復於夜間分道齊出破東路四壘。西南諸壘亦望風驚潰。次日共追敵至南路牛道山一帶掃平堅壘數十座，追殺至方山之西。雨花臺守兵勾結城內天兵欲絕湘軍歸路。各營左右盪決，又破敵壘數十座，斬馘二萬有餘。敵悉奔潰。忠侍兩王方才計窮遁去金陵大營之圍始解。計各軍力戰苦守者又歷十二晝夜，共凡四十九晝夜矣。正是

勸君莫話封侯易。

項上朱紅血染來。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曾國葆身故雨花台

李鴻章兵勝四江口

却說國荃國葆力解金陵大營之圍。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兩人血戰四十九晝夜。地勢既失。子彈又絕。方才計窮而去。清軍傷折亦幾及萬名。是役也。忠侍兩王悉銳合撲。志在必逞。而鮑軍之在甯國者。爲楊輔清、黃文所圍。不能赴援。水師之扼紮金柱關者。爲陳坤書、費天將所圍。亦無暇馳救。曾公所調浙軍之蔣益澧、蘇軍之程學啓。皆以有故不得至。藩司曾國荃堅守四十九日。同知國葆力戰以通餉道。前後破敵壘數十。斬馘數萬。燒敵船二千。號營中火藥用盡。乃告貸於湖北江西將士。擲目糝面皮肉。幾盡國荃露宿過多。遍發濕毒。左頰又爲洋鎗所傷。軍興以來未有如此苦戰也。解圍之後。國荃卽馳報安慶大營。曾公喜不自勝。正在繕寫回書。忽接甯國來文。

稱靈軍爲楊七麻子所敗。傷折二百餘名。又接九洲公牘。稱賊股渡江來犯。請速派兵救援。曾公卽發檄文。調張運蘭、朱品隆各率本部五營馳解甯國之圍。另調江北馮子材、詹啓綸之軍。助李世忠防守。並具摺奏聞。雨花臺大營戰守情形。當奉清廷上諭云。此次逆目李秀成等。乘我軍疾疫之時。糾衆來犯。情形危險。該大臣調度合宜。曾國荃等水陸各軍。均能裹創血戰。轉危爲安。深堪嘉尙。第回思從前危迫之際。我君臣尤當同深儆懼。以迓天庥。甯國雖偶爾小挫。鮑超謀勇兼優。諒能支持。金陵援賊。經曾國荃等斬賊數萬。逆膽已寒。該藩司兵力本不甚厚。頓兵堅城之下。進退兩難。恐逆黨日久復生詭計。非鮑超之軍由東壩馳往會勦。則成相持之勢。故甯防甚關緊要。非獨逆賊南犯南陵。掣動大局爲可慮也。又諭云。蘇浙諸賊酋。因官軍逼攻金陵老巢。大舉來援。號稱數十萬衆。明攻暗襲。意圖吞噬各營。合犯上游。賊

計甚爲狡惡。經曾國藩飭令曾國荃督率各營將士。以孱病之餘。當窮凶之寇。苦戰力守四十餘日。以寡敵衆。出死入生。竟能力挽危機。保全大局。僞忠侍兩逆渠。計索鼠竄而去。金陵大營危而復安。詳覽摺中所叙戰狀。各營將士堅忍奮力。謀勇兼施。深堪嘉尚。金陵大營立脚已定。仍應嚴密防守。徐圖進攻之策。蘇州等處援賊。經此懲創。自不復敢正視。惟僞忠逆回蘇之後。尙有羽黨留踞金陵。並分股力攻九洑洲。李世忠未知能否堵禦。甯國旌德同時吃緊。鮑超張運蘭朱品隆諸軍。尙屬羸病之餘。著曾國藩照所擬各策。分兵往援云云。並賞給國荃江綢黃馬褂料一件。小卷江綢袍料一件。白玉喜字翎管一枝。白玉柄小刀一把。國葆免選本班。以知府遇缺卽補。曾公奉旨之後。卽將清諭及物。遣人齎赴金陵。時國葆已染傷寒之症。身熱大作。吐瀉兼乘。聞得聖旨到來。勉強扶病下狀。跪聽宣讀。迨請過聖旨。撤去香案。國葆

已在拜塾上喘做一堆不能起立。國荃忙命從人扶掖進房。自此日重一日。竟至不省人事。有時喃喃嚙語。面向裏床左右側耳聽之。說的都是些殺賊解圍心事。營中幾個軍醫開方施治。無奈百藥雜投。總不見效。勢轉加劇。國荃憂心如焚。著急萬分。一面修書飛報曾公。乞在安慶求訪名醫。一面遣人齎重金聘請孟河醫家費某。這孟河鎮離金陵不過數十里路。不消一日已到費某家中。豈知費某尙嫌聘金太薄不肯立刻動身。教從人傳言道。我們先生輕易不出遠門。今既大營來請。情分難却。未便固辭。但出症規例必須三百兩白銀。今聘金太少。務要如數補足。方可成行。來人道。現在曾十大人病勢沉重。不能耽誤。求先生一同到營。自當補找。便了。費某執意不從。定要如數補足。方肯起程。來人無奈只得回轉大營。據情稟告國荃。國荃要緊弟病便兌齊三百紋銀。仍遣原人星飛趕去。如此一來一往。早已延擱三天了。

看官醫所以救人古來良醫與良相同稱品格不謂不尊但目下醫家毫無眞實本領讀了幾句湯頭歌訣念了幾頁驗方新編便詡詡然自以爲緩和再世動輒索人醫金幾元號金幾百就使如數給他尙要安輿暖轎捱到半夜三更方纔來到及至臨診開方休說不能立起沉疴但求陰陽虛實分得清楚不致顛倒殺人就是病家大幸了這費某之子後來懸壺上海必要大洋二十四元方肯出診若使醫生個個如此那貧苦的病人只好束手待死了曾國葆乃大營人員江南倚以爲重遠近無不知名使明於大義之人就是不去請他也應飄然來就如李如白看塔壯武一般若將費某與如白相較其存心之厚薄正有天淵之隔了當下來人找足醫金費某乘船運至大營國荃命請入中軍寒暄已畢即將得病緣由述說一番回到臥房診脈費某側坐牀沿手按脈息但見國葆面如金紙瘦骨支離氣喘吁吁咳嗽不止

費某凝神數息診了片時。便起身來到外邊。國荃問道。先生看舍弟之病。可能無礙否。費某大聲道。令弟大人之病。乃因暑天督戰。積勞過甚所致。晚生按得左關脈滯而滑。肺爲氣之家。肺滯則氣喘。氣喘則咳嗽。作矣。脾爲食之府。脾滑則食凝。食凝則吐瀉。至矣。右脈弦而亢。肝本屬火。必藉腎水以潤之。弦則腎不養肝。所以有面紅。嚙語之徵。腎本屬水。必賴肝火以溫之。亢則肝不制腎。所以有足軟。夢遺之象。病在少陽。陽明二經。乃陰陽交虧之象。治之法。宜溫補以養陽。滋導以助陰。晚生盲瞽之見。未知當否。望大帥高明裁政。國荃道。先生大才。諒無差謬。費心立方便了。費某磨墨揮毫。不假思索。立了一張方子。無非是些驚血。拌柴胡。黃連。炒萊菔之類。飲過香茶。起身告辭。而出。自回孟河去了。國荃送客回來。卽命左右按方撮藥。熾炭煎湯。自己到房中看視。見國葆雙目緊閉。仰面而臥。依然迷迷糊糊。所答都非所問。須臾。

從人煎好湯藥。端至牀前。國荃命左右輕輕扶起。親自喂入口中。服過之後。便取兩條大被。緊蓋全身。放下帳鉤。任其安睡。以冀汗出病鬆。國荃在床邊坐了片時。聽病者已經呼聲大作。知己睡熟。便把銀燈剔亮。自往中軍料理軍務。至三更時分。又到臥房探視。國葆方纔覺醒。正坐在被窩中洗面。國葆問道。賢弟此刻覺得心中好些否。連問數聲。不聞回答。急定睛看時。見國葆左手執著手巾。右手捏住拳頭。高高擎起。瞪目直視。不發一言。國葆忙問。何故。國葆忽把棉被擦開。奮身躍起。要想跳下床來。國荃正當牀而立。急把雙手攔住。帳門豈知病人力大無窮。當胸一推。把國荃撩開數尺。幾何掀跌。一交左右連忙上前攔腰抱住。國葆把手巾亂打。衆人口中大叫道。我有十萬大兵。要到外邊去殺賊。你們爲何阻我。衆人皆道。賊兵已被我們殺盡。無一留存。請放心安睡。罷適譙樓正打三更鼓聲。瑟瑟梆聲。托托國葆指著外邊。



說。道。你。們。聽。戰。鼓。之。聲。可。不。是。賊。兵。殺。來。了。麼。我。這。營。盤。全。軍。糧。路。所。關。你。們。若。不。放。我。出。去。倘。被。賊。人。截。斷。要。區。豈。不。都。要。餓。死。麼。國。荃。過。來。分。解。道。此。刻。委。實。無。甚。賊。兵。那。擊。鼓。之。聲。乃。是。譙。樓。更。點。賢。弟。不。信。但。看。我。亦。在。此。如。若。果。有。賊。兵。殺。來。自。然。約。會。賢。弟。一。同。出。去。迎。敵。的。國。葆。掙。扎。了。一。回。精神。已。倦。不。似。先。前。的。勇。猛。了。便。由。著。衆。人。仍。舊。扶。到。牀。中。安。歇。國。荃。見。此。光。景。心。同。刀。割。意。亂。如。麻。大。衆。一。夜。無。眠。眼。巴。巴。直。至。天。明。忽。曾。公。從。安。慶。聘。來。一。位。醫。生。名。喚。秦。仰。和。是。當。時。數。一。數。二。的。名。家。國。荃。接。著。款。接。進。營。切。脈。立。方。已。畢。便。說。道。令。弟。太。守。的。貴。恙。乃。係。中。暑。受。寒。又。加。以。憂。思。勞。苦。內。外。交。乘。致。成。此。症。又。服。了。膩。補。之。劑。將。外。邪。包。入。心。經。濁。痰。迷。漫。故。現。發。狂。之。象。其。名。爲。走。頭。傷。寒。現。今。病。勢。已。深。晚。生。學。淺。見。疎。殊。恐。無。能。爲。力。本。不。敢。妄。擬。湯。藥。重。違。令。兄。中。堂。大。人。之。囑。勉。爲。立。方。亦。無。非。盡。些。人。事。而。已。說。

畢拱手告辭。國荃酬以金帛分毫，不受。飄然自去。國荃卽將奏仰和的方藥，立時煎服。雖覺略爲安靜些兒，然譫語胡言，仍喃喃不絕。次日又連服一劑，亦毫無效驗。延至第三日下午，國葆奄然歸天。時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也。國荃撫床大慟，衆將人人落淚。合營士卒念平日拊循之恩，悲聲滿壘。卽於當日備齊棺槨衣衾，從豐入殮。曾公接著噩耗，大哭一場，立命公子紀澤乘輪赴金陵迎接國葆靈柩。國荃白衣持香步行送至江邊，叔姪洒淚而別。直至望不見帆影，聽不着輪聲，方無情無緒的回轉營中。每日悽愴不已也。有些懨懨成病，起來便延醫服藥調理。茲且慢題，再說國葆靈柩到安慶，曾公親自登舟，撫棺大慟。卽迎接入城，在公館中受吊。合城文武官員及水陸將士均前來祭奠，輓聯幛軸，佳者甚多。有唐姓一聯，尤爲出色。句云：

秀才肩半壁東南方，期一戰成功挽回劫運。

當世號滿門忠義。豈料三河洒淚。又隕台星。

曾公把成功二字。改了功成洒淚兩字。改了痛定更覺得十分妥洽了。開吊已完。遂命紀澤盤。柩回湘鄉。又具疏清廷。奏明弟死情由。聲稱不敢仰邀卹典。清君篤念功臣。仍降恩諭。略云。前因知府曾國葆擊退援賊。降旨詢問該知府扎營何處。茲據曾國藩覆奏。該知府自五月馳赴江南大營。秋間遘疾。適值援賊大至。力疾督戰。解圍後。積勞病故等語。曾國葆自赴江南軍營。屢著戰功。朝廷早欲擢用。因曾國藩再三懇辭。擬俟江寧克復後。從優獎勵。茲以力疾督戰。積勞身故。悼惜殊深。雖未經曾國藩奏請給卹。而曾國葆係效力疆場。戰功卓著之員。著卽追贈按察使。照按察使軍營立功後病故議卹。以示優異。嗣由李鴻章臚陳生前戰績。懇請逾格優卹。清廷又降旨云。已故知府曾國葆。隨同伊兄曾國藩從事戎行。治軍有紀律。善拊循戰士。履危蹈

險堅固不搖。咸豐十年克復太湖縣城。十一年克復安慶省城。本年肅清江北各城。進攻金陵。曾國葆立功甚多。八九月間。援賊數十萬人。圍撲雨花臺。屢爭官軍餉道。該故員力戰苦守。四十餘日。使賊卒不能逞。被創遁去。乃因勞苦憂思。遂致一病不起。可嘉可憫。曾國葆著照二品例議卹。並准其予諡。於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仍宣付史館立傳。以示朕褒崇忠盡有加無已之至意。當由禮部議得。靖毅二字。曾公卽具摺謝恩。不表。當太平軍圍攻雨花台大營之時。護王陳坤書率烈王費天將及常州精兵五六萬人。西攻金柱關。以圖隔絕甯國金陵之清軍。且牽制烈山之水勇彭玉麟督兵拒敵於花津。派黃翼升率精卒三千。從烈山西路抄去。以襲太平兵之後。自統副將周萬倬都司何長慶等。在空闊處列成陣勢。兩軍對圓。太平先鋒費天將搖鎗縱馬。冲出旂門。大叫妖兵快快投降。免俺老子動手。清軍隊裏惱了何。

長慶雙鎚一起飛到垓心。費天將舉鎗橫刺過來。被長慶雙鎚一夾。那桿長鎗丟去有半箭之遙。天將覺得虎口一痛。好似從手中奪去一般。知道利害。非凡急忙帶轉馬頭。赤手奔回本陣。坤書見他敗回。親自提刀出馬。長慶正在趕殺敵兵。真是一鎚一個。兩鎚一雙。心中十分得意。在馬背上哈哈大笑。忽見一員敵將到來。頭上紅巾垂下一尺餘長。知非尋常人物。便棄了小兵。回身來迎。陳坤書周萬倬已殺出陣前。接住交戰。長慶拍馬舞鎚飛馳助鬪。坤書雖勇。怎能敵得二將。不到三合。大敗而逃。玉麟揮動全軍乘勢掩殺。太平兵奔至烈山。脚下前面忽軍聲大震。旂鼓喧闐。黃翼升亦統軍殺至。太平兵棄甲拋戈。驚惶四竄。清軍窮追五里。斬級四千。次日復戰。清兵又大捷于花津之北。護王退守薛鎮。以戰船數百艘。從東壩大河上流拖壩而出。間諜探知信息。飛報清軍大營。玉麟卽把長衣脫去。跳過座船。親駕飛划。迎擊楊

載。福。扼。扎。南。陵。一。聞。警。信。立。率。巨。艦。來。援。先。在。姚。老。圩。毀。敵。浮。橋。列。隊。兩。岸。敵。乃。不。敢。渡。河。護。王。另。糾。他。股。結。筏。偷。渡。屢。逼。金。柱。關。各。營。奮。力。馳。擊。盡。焚。隔。河。之。壘。坤。書。等。遂。退。至。魚。壩。玉。麟。載。福。分。率。水。陸。大。軍。兜。抄。截。擊。又。遇。於。百。花。山。周。萬。倬。一。騎。當。先。所。向。辟。易。各。將。士。橫。戈。躍。馬。奮。勇。而。前。敵。兵。大。潰。遁。至。上。駟。坡。水。師。已。將。彼。處。浮。橋。砍。斷。太。平。兵。無。路。可。奔。抵。死。回。戈。轉。鬥。衆。軍。合。力。圍。殺。萬。倬。擊。其。東。長。慶。擊。其。西。玉。麟。擊。鼓。催。兵。從。坡。南。追。逼。水。師。又。在。河。中。排。鎗。上。擊。殺。得。死。尸。山。積。河。水。不。流。其。壘。頭。等。處。之。敵。兵。尙。延。袤。百。餘。里。清。軍。又。合。隊。環。攻。盡。焚。其。壘。花。津。清。山。象。山。采。石。磯。各。處。之。壘。亦。於。數。日。之。中。悉。數。焚。毀。奪。獲。戰。船。無。數。陳。坤。書。費。天。將。兩。人。各。受。重。傷。彼。此。退。回。汎。地。自。是。蕪。湖。金。柱。關。六。十。里。之。間。又。無。太。平。軍。之。蹤。跡。矣。餘。如。忠。王。與。諸。王。在。蘇。州。大。會。之。時。所。派。之。輔。王。楊。七。麻。子。爲。鮑。超。連。蘭。等。先。敗。後。勝。護。王。

陳、坤、書、亦、敗、退、而、同、時、慕、王、譚、紹、洸、聽、王、陳、炳、文、復、糾、蘇、杭、嘉、興、兵、十、餘、萬、分、道、自、崑、山、太、倉、東、趨、北、由、蟠、龍、鎮、至、四、江、口、欲、取、黃、渡、以、當、青、浦、之、軍、南、由、安、亭、至、方、泰、鎮、圖、入、南、翔、兩、路、軍、兵、營、棚、綿、互、旂、幟、連、雲、烽、火、之、光、徹、天、擊、鼓、之、聲、撼、地、河、中、帆、檣、蔽、日、槳、楫、迎、潮、直、逼、南、翔、鎮、李、巡、撫、鴻、章、得、探、子、報、信、立、傳、號、令、遣、弟、鶴、章、禦、賊、於、陸、家、行、郭、松、林、等、禦、賊、於、方、泰、鎮、鄭、國、魁、劉、士、奇、等、禦、賊、於、三、江、口、四、江、口、等、處、另、派、程、學、啓、劉、銘、傳、率、銳、卒、六、營、間、道、馳、赴、黃、渡、扼、守、要、衝、鶴、章、兵、抵、三、里、橋、正、遇、康、王、汪、安、均、率、二、萬、人、蜂、擁、而、來、列、陣、於、橋、南、空、地、鴻、章、派、部、將、滕、嗣、武、以、五、百、精、兵、抄、過、小、河、擊、陸、家、行、之、北、又、派、韓、正、國、率、精、兵、五、百、踰、三、里、橋、截、陸、家、行、之、西、自、率、周、盛、波、周、盛、傳、等、奮、呼、殺、賊、汪、康、王、紅、旂、白、馬、挺、戟、冲、上、橋、來、周、盛、波、提、矛、迎、住、就、在、河、邊、兩、相、廝、殺、但、見、塵、頭、滾、滾、喊、殺、連、連、一、枝、方、天、畫、戟、左、右、穿、花、宛、若、大、

蛇吐舌一條。點鋼長矛。高低掃葉。正如巨蟒翻身。鬥到四五十回合。橋北一派喊聲。滕嗣武引兵冲擊而來。太平天將郁錫培。慌忙分兵迎拒。兩軍尙未交戰。西路槍聲又起。韓正國提刀躍馬。統着小隊清兵。當先殺到。太平兵見埋伏衆多。不知清軍有多少人馬。紛紛奪路而奔。汪安均正在酣鬥。聽得背後陣脚移動。不敢戀戰。把方天戟起一個玉帶圍腰之勢。護住全身。撥馬往橋西敗走。郁天將亦爲滕嗣武所敗。先已奔逃。鶴章擂鼓催兵。過橋掩擊。殺死敵兵無算。陸家行東柵至西柵。都爲死尸塞斷。適郭松林之軍。亦敗敵于方泰鎮。乃合軍一處。會同鄭國魁。劉士奇等。要戰於三江口。四江口。諸處水師以數百小划。滿載乾柴。澆以桐柏等油。順風揚帆。直冲敵艦之中。每划有兵十人。以五人持槍擊敵。五人取乾柴。拋入敵船。並用火箭火球。隨風射去。登時敵船盡著。赤焰迷河。那布帆蘆篷之屬。都係引火之物。更兼風狂水急。



勢益炎。熊長髮黃衣一齊延着紛紛撲入水中。希圖逃命。鶴章督大軍以數百號。鱉。鱘。巨艦乘勢冲來。那些未燔的敵舟亦撞得斷索走錨。四分五落。斃敵三千餘名。松林生擒太平丞相蔣庶。卽於船上斬之。梟示標竿。順流追殺十餘里。方始收兵。而紹洸炳文仍擁十餘萬衆。連營四十餘里。大河支港俱設浮橋。直逼黃渡。鶴章會合守將程學啓出兵分道擊之。另派國魁士奇以水師四營扼紮四江口。以防敵衆夾攻。不料紹洸分兵萬名。在安亭河東設浮橋潛渡。水師皆爲所困。而青浦西北之洋新涇。趙屯橋。白鶴江皆爲太平軍所得。前鋒且及重固鎮。距青浦十餘里。而是時淮揚總兵黃翼升適以水師停泊青浦。聞諜報敵烽逼近。亟率部衆自縣城出。冲敵舟八九里而過。豈知太平兵連築五大堅壘於白鶴江口。扼住要衝。翼升不能前進。只得在西柵紮營。另籌進攻之策。而黃渡之太平軍見清軍分途出擊。勢不可當。乃築

卡以阻之。松林學啓分兵爲左右兩翼。狙伏河邊。值敵兵半渡。突起擊之。天將郁錫培當前鋒領隊。學啓趕步直前。舉刀猛砍賊馬。迅疾一擊。不中學啓。瞥見岸旁有十餘斤一方大石。就順手拾起。覷準郁後心。磔去恰巧。不偏不倚。正中膏肓。只聽得阿呀一聲。口噴鮮血。在馬背上騎坐不牢。滾鞍落地。學啓搶步過來。一刀砍死。身子尙未旋轉。忽覺背後一陣冷風。原來汪安鈞見郁受傷。墮馬飛速上前。救應。豈知略遲一步。首級已在學啓手中。安鈞想要報仇。挺戟直刺。學啓見戟已近身。不及起刀。招架。亟起一個殘風掃葉之勢。飛身閃過。一旁安鈞撥轉馬頭。重復搖戟刺來。學啓一手舞刀。招架。一手把郁錫培首級劈面擲來。把安鈞額上激起一個烏青大塊。血淋滿頭。覺得腥臭異常。自料非學啓敵手。連忙策騎回奔。松林亦統後隊殺來。追奔逐北。直至安亭河口。時劉鄭二將之水師。被圍於四江口。李巡撫親督大軍。自上海

至黃渡。見譚紹洸屯吳淞江北。炳文對駐南岸。李公乃傳令三軍飽餐戰飯。務要旂幟嚴整。甲仗鮮明。立即出隊殺敵。正是

樸陋已成前日事。寒酸發跡便威風。

欲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常昭解圍崑新奪獲

齊文反覆華爾忠貞

却說李巡撫親督大軍。馳援黃渡。與太平兵沿河對陣。令劉銘傳當其中。松林當其左。學啓當其右。自辰至未。愈戰愈烈。李公憑高瞭望。見敵旂漫無涯。溪籤柵重重。親執桴杓督戰。愈急。松林銘傳皆逼敵營。拔籤逾濠。猱伏而前。斃黃衣將領數人。陣脚漸鬆。乃冒烟直入學啓胸前。爲炮子所傷。裹創疾前。太平軍由南岸潰而北。清軍三路掩殺。士奇國魁亦率本部水師揚風呼哨。而出四江口之圍。遂解。慕王聽王率殘衆西行。炳文奔蘇州。紹洸往擾常熟。

守將駱國忠飛書告急。李公與諸將商議道：「福山背水扼城，爲蘇州以西之要害。今兵單賊衆，不可無援。乃急發檄文調常勝軍飛馳赴救。統將李恆嵩得令，卽率洋槍隊千名乘船至常熟。因移營進逼敵壘。慕王率衆來援。將恆嵩所部兩營三路圍困。適劉銘傳以精兵五千駐紮城北之放牛村。聞警來應。敗敵於常熟之南郊。而太平兵之攻縣城者，地道雲梯百方環擊。守兵據堞施槍斃敵極多。紹洗督催悍衆屢拒屢進。城中火藥將完，勢頗危急。恆嵩見手下兵單，不敢遽撓敵鋒。遣人告急於李公。李公與鶴章籌商解圍之策。鶴章道：「福山居常熟之東，形高勢峻，俯瞰縣城。若爲賊兵所踞，常熟愈不能支。不如堅扼福山舊城，居高臨下，以解城圍。二哥以爲可，否？」李公然之。卽命美國人戈登帶常勝軍二千，添派淮勇二營，亦命戈登兼統之。乘輪迅赴福山。戈登領令立時拔隊登舟，不消一日已抵福山。常勝軍舍舟登陸，逕攻敵。

壘而命李恆嵩等各軍分擊太平援軍。戈登督派洋槍隊設西洋大小砲於福山舊城上以利轟擊。各隊清軍伏於舊城下。連放開花炸彈。擊倒港東敵壘。由牆闕擁進。將守兵悉數殲殪。蘆蒲港西之敵營亦即時攻克。時謝家橋等處之太平兵同時來救。劉銘傳分路搏戰。皆爲披靡。遂復福山石城。是日晚間。銘傳密約戈登恆嵩捲旂摘鈴潛襲謝家橋大義橋敵壘。是夕濛濛細雨。星月無光。太平軍衆毫不知覺。直到清軍逼近濠邊。方始倉皇守禦。戈登握刃當先。拔開幾重鹿角。大呼殺進。恆嵩率常勝軍隨之。銘傳繞至敵壘後濠。手燃巨炮。擊毀壁門。壘牆十餘丈同時倒塌。銘傳逾濠直前。手刃搶險守兵十餘名。餘衆駭而却走。清軍乘勢冲入後營。常勝軍亦已攻破前營。守將孝天義朱衣點率衆突出重圍。大軍沿途追殺。斃兵數千。朱衣點匹馬脫去。奔向常熟城外。豈知攻城之兵。因聞福山舊城緊急。傾寨來援。止留數千人。

守營朱衣點逃至寨中。喘息未定。忽守將駱國忠等派兵由西門殺出。沖過吊橋。闊斧大刀。齊向營中擁進。此時別無他將。朱衣點只得不顧疲乏。統兵出戰。兩軍就在城下排開陣勢。清軍隊裏千總俞周。縱騎橫刀。首先陷陣。朱衣點舞鞭來迎。兩下交鋒。刀鞭齊舉。國忠在城頭遙望。吩咐守兵。吶喊助威。見俞周和賊將鬥到二十餘合。雖然不落下風。却尙未能得勝。便命左右備馬。親兵一聲得令。牽過一匹赤炭良駒。擡過一桿點銀花鎗。國忠飛身躍上。把軍器執在手中。下了城頭。傳令開放城門。但聞嗚嗚掌號之聲。一彪人馬擁過。護城河國忠殺入。垓心大叫道。逆賊休得逞強。俺駱將軍來取你狗命了。朱衣點力戰多時。本已有些力怯。猛聽得霹靂似的一聲大喝。急忙擡頭一看。見城中沖來一將。紅臉黃髮。銀鎗赤馬。好似天神下降。一般不覺吃一大驚。手中鋼鞭略慢。早被俞周一刀砍中馬足。刀重力猛。竟把兩個前蹄一

齊。砍。斷。那。匹。馬。望。前。直。磕。把。衣。點。掀。下。地。來。俞。周。舉。起。大。刀。當。頭。劈。去。衣。點。軀。幹。瘦。小。身。體。伶。便。甫。從。馬。背。落。地。瞥。見。刀。光。已。到。面。前。急。向。旁。邊。一。滾。飛。身。躍。開。數。步。恰。值。駱。國。忠。一。馬。冲。來。見。賊。將。已。掀。翻。在。地。滾。到。自。己。馬。前。忙。起。長。槍。刺。去。朱。衣。點。正。從。地。上。跳。起。身。來。仰。面。對。著。國。忠。巧。被。鎗。尖。刺。入。口。中。恐。被。傷。了。咽。喉。死。命。咬。緊。牙。關。把。鎗。尖。咬。住。國。忠。手。中。使。勁。把。花。鎗。在。他。口。中。亂。絞。竟。將。滿。口。黃。牙。盡。行。敲。脫。腮。脣。迸。裂。鮮。血。淋。漓。疼。痛。已。極。仆。在。草。地。之。中。清。軍。一。擁。上。前。將。他。擒。住。驅。軍。亂。殺。敗。兵。那。二。三。千。兵。丁。見。主。將。已。失。齊。齊。棄。械。投。降。常。熟。之。圍。遂。解。蓋。常。昭。一。城。孤。懸。敵。中。與。松。滬。各。軍。聲。勢。阻。隔。凡。血。戰。苦。守。七。十。餘。日。是。時。卒。解。重。圍。皆。先。扼。福。山。之。力。也。當。下。駱。國。忠。收。隊。回。城。親。兵。解。上。朱。衣。點。國。忠。厲。聲。說。道。你。這。狗。頭。從。逆。已。久。必。知。賊。中。虛。實。可。將。蘇。州。常。州。情。事。快。些。從。實。供。來。或。可。免。你。凌。遲。之。苦。若。有。半。句。

便言立斬你的賊頭。剛你爲肉泥骨醫。可憐朱衣點牙齒。已經敲落嘴脣漏。風不知他是求是罵。只會得哼哄。說不清楚國忠乃心直性急之人。見他這個怪模惡樣。禁不住心中大怒。不再詰問。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號令城頭尸身丟在城根。銘傳戈登恆嵩等成了大功。領兵回營報捷。鴻章大喜。錄了衆人功勞。卽聚衆議取崑山之策。部將郭松林程學啓獻計道。崑山環城皆水。上有陽澄巴城兩湖。下有清陽江。河面既闊。水勢尤深。皆阻絕。不能飛渡。由陸路至蘇州。必道經真義鎮。舊有四賊營。蘇州援賊屯焉。我軍奪而據之。斷其援而絕其竄路。賊膽必墮。破之易矣。李公從其謀。卽派學啓松林及洋將戈登等分途進攻。時太平天將夏天義等率兵數萬。久守崑山。新陽縣城聞得官軍大至。遣人赴蘇州請援。一面調齊兵將。置備矢石灰瓶。嚴密堵拒。並於西門清陽江畔築砲台四座。每壘守兵二千。上排巨砲。又於東



門陽澄湖邊連築十餘堅卡。每卡守以精兵五百名。佈置方定。大隊清軍已揚旗殺到。尙未交戰。忽慕王譚紹洸由蘇城合大股來援。學啓松林各率戰船五百號。一從南出巴城湖。一從北出陽澄河。約定舉火爲號。互相應援。學啓先遇敵於陽澄河。揮船直前。施鎗挑擊。另命哨弁四人各帶二十小划。分青紅黑白四旂。在小河支港之中穿棧出入。以迷敵人眼目。譚慕王高坐船頭。身旁跼立數十名。心腹中央一桿大紅旗。臨風蕩漾。正在督戰之際。俄見清軍陣後號火冲天。兩邊蘆葦之中無數小划往來如織。旗號紅紅綠綠。蕩蕩飄飄。不知有多少戰船在彼埋伏。正心中疑惑不定。猛聽得上流潮聲大作。砲響搖波。回頭一望。但見幾百號長龍快船盤風而至。大船上一枝帥纛。上面繡金郭字。映日光明。船頭上立著一員大將。穿的是紫醬箭衣。天青短褂。左手撩著衣裾。右手高執令旂。左側一個哨弁手捧偃月點鋼刀。威風凜凜。

凜。正。是。提。督。郭。松。林。兩。船。相。近。搏。戰。移。時。太。平。兵。見。兩。面。皆。是。清。兵。小。港。中。又。有。飛。划。埋。伏。恐。爲。所。圍。都。紛。亂。撥。船。而。退。譚。王。號。令。禁。止。不。住。跳。起。身。來。手。刃。數。人。怎。奈。人。衆。船。多。那。裏。顧。得。周。到。學。啓。等。見。敵。陣。已。亂。趁。勢。催。船。掩。殺。斬。馘。數。千。奪。獲。戰。船。鎗。砲。不。計。其。數。紹。洸。急。掉。小。舟。冲。圍。逸。去。登。岸。之。後。收。集。殘。兵。復。於。北。門。一。帶。紮。營。環。逼。松。林。等。督。兵。奮。擊。戈。登。放。炸。砲。助。之。連。破。太。平。營。二。十。四。座。殺。戮。逾。萬。學。啓。察。看。地。勢。以。眞。義。鎮。北。路。跨。塘。橋。地。方。爲。蘇。城。援。崑。必。由。之。路。因。與。戈。登。駕。坐。火。輪。繞。赴。跨。塘。橋。率。同。郭。松。林。等。分。頭。攻。擊。破。其。石。壘。兩。座。守。兵。見。歸。路。已。斷。出。悍。黨。三。四。萬。人。奪。路。狂。奔。學。啓。預。派。精。卒。三。千。伏。於。鎮。西。要。路。敵。兵。奔。入。伏。中。清。軍。齊。起。鎗。砲。並。施。水。師。砲。船。亦。在。河。邊。連。環。轟。擊。太。平。軍。不。能。支。紛。紛。退。回。清。軍。分。路。直。抵。崑。山。學。啓。攻。東。門。兵。卡。松。林。攻。西。門。石。壘。戈。登。率。常。勝。軍。兩。頭。接。應。松。林。軍。至。濠。邊。守。

兵恃砲臺爲固。燃砲相攻。松林令軍士支竹爲架。用棉被數十條。冒於架上。以二十人爲一小隊。分作兩排。前排的十名。各執長竿。以撐竹架。後排的十名。各執快鎗。擊敵。命其名曰絮牌軍。衆軍安排已畢。聽中軍一聲鼓響。飛步逾濠。而前壘上的鎗子砲牌。一經打著。絮牌都被棉花裹住。轉眼之間。已被清軍冲至壘下。都施鎗仰擊。把牆邊守兵打死許多。松林督率後隊。各負雲梯。倚砲台佈設。松林脫去箭衣。束緊腰帶。親自當先領隊。壘兵被絮牌軍打得膽戰心驚。竟無一敢來迎拒。大軍緣梯擁上壘牆。奮呼殺敵。立將第一座砲台攻克。松林乘勝進兵。仍用絮牌軍在前。第二壘之兵。識得利害。早經棄壘而逃。自日出之時。攻至夕陽西墜。四座砲台一齊平毀。其東門十餘卡。亦經學啓縱火焚燒。常勝軍又燃砲助攻。太平軍互相驚潰。頭卡既克。其餘諸卡俱已望風先逃。一路勢如破竹。直逼城根。各駕梯蟻附而上。夏天義正在

西城力禦松林。忽聞清軍已從東門登城。一時急急心慌。刀法散亂。被松林砍中左肩。倒斃垣邊。爲亂軍踐踏而死。大軍兩路齊登。守兵大半從南門縫城欲圖逃往蘇州。又爲戈登常勝軍截殺無遺。遂克崑山縣城。計自眞義鎮至縣城。前後生擒七千餘人。轟斃二、三萬人。落水死者無算。看官邢常勝軍本係華爾白齊文統帶。今忽換了戈登李恆嵩。讀者定然不解。但其中有許多情節。待在下仔細寫來。當金山衛未克之前。奉賢縣復爲太平所復。潘鼎新、劉銘傳令降將吳建瀛、劉玉林攻復之。玉林率所部由柘林進攻漕涇鎮。敵營又破之時。太平兵退守金山衛城。而此城交界江浙。爲浦東門戶。李公議規取之。檄鼎新等屯軍漕涇。由海塘進。東北另調華爾以常勝軍出張堰。進西南會攻之。衆將得了號令。不敢遲延。卽日拔營前進。次晨官軍至南沙。安下大營。鼎新遣軍功潘鼎琛把總徐道榮攻毀海塘敵壘。直薄城前。守兵

見清軍驟至。突於南門出。悍黨二千人。奮勇逾濠。抵死搏戰。銘傳手燃洋槍。擊斃其督陣師帥敵兵。驚而潰走。退入城中。閉門不敢復出。次日李公派參將覃聯陞率淮勇四營。星飛馳至。而華爾及李恆嵩亦以常勝軍繼到。進紮城根。屢挫敵鋒。城中米藥均完。槍子亦罄。乃於夜間放火焚城。突從北門一路沿海塘遁去。清軍遂克復衛城。救火安民。增修城郭。派徐道榮統兵五百駐守之。浦東一律肅清。李公檄令各軍乘勝進圖青浦。派程學啓等進屯北箬山。劉士標郭松林屯塘橋。遣弟鶴章率親兵二營往督其軍。華爾李恆嵩亦自金山衛來會。分圍各門。守兵於當晚三更大隊出東北二門口。盡銜枚希圖襲營。學啓扼守是處。以營盤初定不敢解甲安睡。並派精細弁兵輪流在營樓守望。忽聞敵人前來劫寨。亟從睡夢中躍身而起。搶過大刀吩咐中軍。擂鼓一聲。令下。號鼓齊鳴。登時合寨兵丁齊知有警。都執械奔赴營門。學

啓飛步當先出濠擊敵那敵衆悄悄而來以爲清軍必無防備豈知甫出城門已爲營樓守兵望見及至到得濠邊清軍已火把齊明一齊殺出學啓提刀大吼怒喝道逆賊鼠輩敢來襲俺老子的營盤莫非活得不耐煩了便縱步當先直冲敵隊縱橫跳盪奮勇無前殺得敵兵大敗而奔踏斷吊橋落水死者無算仍入城中堅守清兵追殺一程亦自鳴金收隊圍攻至十餘日鶴章約會各軍以大砲轟裂城垣十餘丈諸軍鼓勇畢登城中無心迎拒奪路逃奔鶴章令滕嗣武等設伏於西北門敵至伏發截殺甚多窮追至白鶴江黃渡遂將青浦縣城克復李公派學啓扼守青浦江黃翼升亦以水師來會共保縣城華爾統常勝軍乘輪赴浙會浙江道員張景渠軍攻克餘姚縣城華爾正欲回軍忽得甯郡告急之信蓋因杭州守兵分軍窺伺甯波適廣艇與法國兵構釁攻陷慈溪縣寧波鎮海餘姚皆警海防亦戒嚴華爾在餘姚

得報自思道我自歸中國以來屢蒙清恩官居二品若甯郡有失關係海邊大局如得軍令到來往返必需時日猶恐不及救援我不得不便宜從事以解此圍乃率常勝越境軍攻之華爾自上年正月在滬呈請願隸中國版圖屢以戰功由四品翎頂洊升副將聞甯波告警卽於秋間率本部軍直抵慈溪守將承天安杜老虎在城頭豎立木城中間偏開小穴實以鎗砲以防攻城之兵華爾督率洋鎗隊逾河逼城以開花彈飛擲城頭又用小包火藥放上引線以細長麻繩縛好執其一端燃點之後盤空飛擲須臾間木城盡著城中施救不及急以巨斧砍斷木城推落城下常勝軍爲其所擊亦傷折數名華爾左腿中鎗血流盈砵仍奮身不顧忍痛直前揮軍在木城斷處排設雲梯華爾本來不着長衣一手執刀一刀持旂首先緣梯而上衆軍隨著一擁登城杜老虎拚命前來迎載和華爾就在敵樓旁邊交相廝鬥不防杜之

心腹。刁。四。躲。在。敵。樓。之。上。見。華。爾。刀。光。揮。霍。力。量。縱。橫。杜。老。虎。漸。漸。有。些。力。怯。便。取。一。桿。六。門。手。鎗。裝。齊。銅。帽。鉛。彈。在。樓。窗。縫。中。觀。準。華。爾。打。去。正。是。明。鎗。易。躲。暗。箭。難。防。華。爾。一。心。只。在。敵。將。身。上。忽。聽。得。一。聲。鎗。響。子。彈。已。從。前。胸。穿。透。後。心。華。爾。覺。得。眼。前。一。黑。痛。不。可。當。翻。身。滾。倒。城。頭。一。手。把。鋼。刀。擲。去。恰。巧。杜。老。虎。見。華。爾。受。傷。仆。地。以。爲。得。了。便。宜。趕。卽。舉。刀。來。斬。也。是。前。生。冤。愆。那。鋼。刀。正。中。左。眼。竟。把。眼。珠。激。出。好。似。挖。去。的。一。般。要。緊。用。手。掩。面。那。裏。還。能。殼。來。傷。華。爾。李。恆。嵩。剛。從。雲。梯。奔。上。瞥。見。華。爾。跌。在。塵。埃。急。忙。過。來。相。救。見。杜。老。虎。舉。起。大。刀。趕。來。要。殺。華。爾。自。己。又。相。離。尙。遠。不。及。遮。攔。心。中。萬。分。著。急。不。禁。失。聲。道。不。好。了。不。好。了。那。第。二。句。尙。未。說。完。忽。觀。敵。將。滿。臉。血。流。雙。手。捧。頭。而。退。正。不。解。是。何。緣。故。便。不。問。情。由。趕。來。順。手。一。槍。刺。中。杜。老。虎。心。坎。登。時。嗚。呼。哀。哉。伏。惟。尙。饗。了。恆。嵩。看。華。爾。時。已。是。不。知。人。事。一。息。



奄奄便命親兵扶起。用繩絡下城頭。自己揮軍趕殺敵兵。羣開北門遁去。立將慈溪縣城攻拔。刁四正欲脫逃。見敵樓四周皆是清兵。不敢出頭。就在樓中藏躲。後來被清兵搜獲。解到軍中。當由華爾的親兵知他。暗放冷槍。華爾爲其所害。便稟報恆嵩。恆嵩命將刁四挖心。瀝血以祭華爾忠魂。時華爾尙未絕氣。用安車載回。宵波卽於晚間殞命。與杜老虎刁四同赴陰間。料結公案去了。李公奏聞清廷。得旨照總兵例從優議卹。以黃金彩緞遺其家。並準於甯波松江兩府建立專祠。其所帶之常勝軍。由白齊文接統。豈知齊文貌爲忠誠。心存詭詐。只因爲華爾所制。不敢十分放肆。此時接管常勝軍。作了總統。就擅作威福。肆無忌憚起來。這常勝軍的餉額。本較各營爲優。齊文聳其部衆。要求加餉。閉松江城以挾之。李公不允其所請。遂率衆至上海大譁。縱兵攔入民家。搶劫箱籠雜物。其手段之殘忍。竟比數年前之清兵更加一。

等李公亟傳令閉城。派劉銘傳潘鼎新奪其軍。並命逮捕齊文。欲以軍法治之。齊文得此消息。卽脫去外衣。扮作漁人模樣。雇一小舟。逃入金陵城中。是時天國正新按人馬。操練洋式軍隊。遂把他留在軍中。因他是西洋人。諒必有些本領。就封他爲主將之職。命他廣置炸藥。以備轟擊清軍。後來曾九攻破金陵。齊文先期逃出。潛往廈門。郭松林率兵援閩。獲之於大夫江。將解赴上海。訊治。行至浙境。大覆風。舟溺於水中。而斃。須知華爾白齊文同藉美洲。同入我國版籍。同帶常勝軍。而一則忠心無二。一則反覆無常。真所謂一樹之果。有甘苦之分。一巢之鳥。有劣馴之別。想齊文到九泉之下。見了華爾白。不知何以爲情。卽美國人至今題及華爾。莫不讚之謂眞英雄眞豪傑。而曾不屑齒及齊文。嗚呼。若白齊文者。誠兩國之罪人也。正是

一。誤。已。成。千。古。恨。  
豈。容。再。誤。裂。身。名。

洪楊演義 卷五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四

---

書 号 \_\_\_\_\_

登記号 \_\_\_\_\_